

說部叢書

第二集第八編

懺情記

卷下

商務印書館

譯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0316B

# 懺情記卷下目錄

- |       |          |          |
|-------|----------|----------|
| 第十六回  | 睹手函驚心留證物 | 扶病體立志雪沈冤 |
| 第十七回  | 寄新衣親恩深似海 | 投逆旅舊夢感如煙 |
| 第十八回  | 名宦化身爲老偵探 | 罪人出首遇好司官 |
| 第十九回  | 開匳匣金鈕詫無蹤 | 檢行囊黑衣驚在笥 |
| 第二十回  | 證憑確鑿鐵案難移 | 衰病頹唐親容垂暮 |
| 第二十一回 | 老侯爵躡足入囚牢 | 弱女子安心受密計 |
| 第二十二回 | 待判斷已終豫審期 | 訊緣由初晤律師面 |
| 第二十三回 | 蓮花掉舌學士教供 | 古井盟心律師救難 |
| 第二十四回 | 待決牢忍淚強爲歡 | 都察院關門初訊案 |
| 第二十五回 | 挾遺書理問官作證 | 騁雄談辯護人翻供 |
| 第二十六回 | 辯遺忘老醫生質詞 | 籲冤枉無名女出首 |

第二十七回

忽現忽隱跡似神龍

亦喜亦驚逢彼鬼蜮

第二十八回

出書狀有罪翻無罪

見鈕釦非冤竟是冤

第二十九回

李代桃僵事經暗訪

池邊月黑耳屬陰謀

第三十回

薄命女快雪覆盆冤

有情人喜成如花眷



# 懺情記卷下

## 第十六回

睹手函驚心留證物

扶病體立志雪沈寃

那信下面還有很長的文字道。

卿乎。花娜。卿乎。僕浮於水草之上。擁抱木椿。以自衛。然且不忘卿之愛情。苟其爲卿失手。誤排而墮者乎。則卿必呼籲救援。僕模糊間眺望隄上。見森森松柏之樹。以爲救僕之人來矣。豈意經半時許。而音跡杳然。嗚呼。僕墮池之後。卿固早若忘之也。僕久待不至。僕之失望。當復何如。念卿豈竟棄我如遺耶。卿爲世界最多情之人。乃一度用情於僕。而漠漠若是。豈卿之愛戀。竟已用盡耶。抑或變志。以事他人。決心以殺僕耶。卿苟有一於此。僕又何樂乎。生存將欲再沈。汨於水底。任其溺斃。不復生還。以取嫌見惡於卿。旣而思之。僕竟忽忽以死。則僕之怨憤。將奚以訴於卿。而僕永墮沈寃。終無表白之日。無甯姑出池外。潛身以探。卿行止。並深察卿之心。乃鼓其全身之勇氣。意岸端必有樹木下垂水面之所。若得其處。卽緣木而

登。於是將擁抱之木椿。拋離以去。當是時也。忽覺有物焉。握於僕之左手。蓋僕墮落之時。已堅握是物。以心紛亂之故。遂致懵然。無所知覺。卿乎。卿以爲僕所握者。何物乎。卿苟一迴念。必爽然知之。僕被排於卿。踉蹌顛躓之際。急援手於卿之身。於卿衣裾間。握得一物。隨僕而墮。噫。天不棄僕。乃予僕以此絕好之證據物也。卿苟不知是物。則但檢卿當夜所服之衣飾。其中必有遺失之一端。

哎。嚟。穆郎的話。說得一發奇了。我一發模糊不解。我回想多時。究竟我當時的手。推著穆郎。不推著穆郎也。自記憶不得。如今又說有一件證據之物。我全然不知。那是什麼東西呢。我實在不知道。我有遺失的物件。怪哉。怪哉。下面又道。

僕乃探我上衣之囊。以證據物藏貯其中。卽棄木椿。徐徐游泳。蹈足於水草。鑽身於污泥。其困苦又奚可形容。而幸也得漸近接水管。其管外泥垢滿積。非常膩滑。手足無所用其力。此際。苟不得上。則僕之力。已用罄。將永無生還之時。而適有隄上下垂入水之葛藤。深墮水中。乃攀附之。緣升隄上。僕既上。落落無他想。惟有探

察卿心之一念縈繫於胸而不能消是以濡溼之衣亦不絞乾隱身叢樹中復徘徊於與卿並立之處嗚呼卿早已捨身而去影跡不留卿乎僕旣墮池卿心已安卿願已了故悠然而逝僕固將奈之何惟有左右上下覺茫茫四顧天地爲我無情旣又有一事觸於心則手中所持之證據物也僕得此自謂直控訴於按察計亦良得探手入囊宛然猶在又念但使此物常在則不拘何時可控訴之又慮僕或蹈於過激而誤疑卿因猶有姑息之心將欲仍觀卿之後苟其爲卿失手誤排而墮者乎藉令當夜知援救之難不得已而聽僕溺死然其明日必設計浚溝之出僕之屍體而爲僕營葬儀不然卿不以此事告人而若無是事則知卿有必欲殺僕之心而謀之且久矣僕揣量旣定乃卸上衣絞漉其水幸無人見遂別池去潛身於巴黎某地日惟留覽於種種新聞而注心於今日池水涸乎明日覓僕之屍乎又明日僕屍見乎嗚呼卿乎殺一犬貓猶得以愛護之心而葬其皮鞞乃以卿所盟誓憐愛之未婚良人穆洛根卿雖不殺之彼固由卿而死而卿忍不痛不

癢如風馬牛不聞稍一疚心而爲之營葬則卿之存心險惡豈猶待僕楮墨以形容者耶僕既翹首待之杳無消息不得不計圖一己後此之生涯念有胞兄穆士基任薩里斯按察使不如往依之遂襆被來是地第以此事未可告於兄乃藉他詞以含混之未幾僕兄爲謀幹入此病院聊作鷓鴣一枝之棲將欲得當再歸巴黎對卿以訴僕之怨異哉卿忽漂泊來此地以獲殺所天之罪身已爲牢獄之人卿乎是蓋天之惡卿以罰卿也……卿來薩地所棲之旅邸卽僕初來時小寓一星期之家也卿所受審判之承審官卽僕兄穆士基也渠固未悉卿之本來及僕之有所怨於卿然僕苟出所持之證據物以示渠則卿爲古池花娜之事可立顯卿之前途尤難以意期僕固癡人見卿蒙危難之嫌而入獄又護病而轉入病院以爲卿受茲無上之困苦不覺酸切胸際終不忍以證據物出首僕兄之前卿其安心勿念僕之所言皆真實無所欺者也雖然卿之罪僕終未能恕之卿實卑污之女也殺僕者卿之手也欺僕者卿之口也僕未可再晤卿面故不能不隱也僕

固執以怨卿。卿或以僕爲無理。然卿試化身爲僕。必知僕怨卿之深。且知僕之怨卿。未可以過激相責也。

看官呀。原來穆郎竟然疑我有意謀害。推他落水。又說落水時。牽著我的身體。將我身上的物件拿去。作爲憑據。我想來想去。終是不解這其中。也不知他怎地糾纏。記錯了我行爲。雖是有罪。我的心可是無罪。皇天后土。總能知道。則個可憐。連知心的穆郎也恁地疑我。枉我世界上。那還有不疑我。不枉我的人。我想我從前到今。受了偌大嫌疑。犯了偌大罪過。都由我是女流柔弱之故。我心裏只怕敗露。却不道新聞紙上。早已密署我是殺人女。世上人早已道我是犯罪人。這樣看來。我身上名譽也丟盡了。羞恥也受夠了。捕房也坐了。監牢也入了。我只差得留著一條性命。還顧什麼別的。我只覺我心裏沒有罪。就是看官我讀罷穆郎的信。也是一肚子怨憤。沒處發洩。幾乎漲得四裂五分。反倒引起我奮發的念頭。要將這冤枉索地伸辯。伸辯明白。那時我身上有病也。自忘了兀的從牀上跳下。立起。要想就此到司官那裏陳訴。

剛剛出得廊下時。只見那看病婦人走了進來。詫異道。姑娘往那裏去。聽說司官要來查驗病人。已是出來了。若見姑娘起來出去。就當作病好了的。立刻又要帶回監牢裏去。快些依舊上牀躺著。裝做有病似的呀。好不好……著阿。快些睡罷。那婦人儘著催促。雖是一片好心。我答道。怎麼。司官出來。也管不得。我原要投到司官那裏去。怎麼。司官須也沒什麼害怕哩。我一面說。一面要走。誰知身體一些兒氣力也沒有。沒奈何。只得重回病房。那時忽聽見房外說道。怎地這等煩亂。不管病人麼。突然走進一個人來。乃是貌似穆郎的那個司官。據穆郎信上說。纔知是他的胞兄。我就格外留心細看。當真面貌是一色無二。確是同胞生的。只有年紀相差些。我當下對司官道。長官。如今病已好了。請帶我到按察衙門去罷。說罷。走到司官身傍。則見司官後面。還有那病院醫長跟著。司官回頭對著他附耳低言。院長過來道。怎麼。你是病人。如今沒病了麼。且待我診視診視。說著。叫我躺在牀上。取出許多治病器具。在我身上各處診按一通。對司官道。是啊。病却沒有了。但精力還沒復原。非得養息

一禮拜。不能出病院。我聽說還要耽延一禮拜。心裏很爲煩惱。說道呀。院長既說沒有病。這裏我實在不耐煩。再住下去。情願就到按察衙門。受長官勘審。因爲我有話要申訴。長官那從前所說的話。一時著急。全是假的。說我是福家英妻子。是假說。我名叫花娘。也是假。究竟怎地。只請訪查。就是我對著司官儘著催迫。司官帶著憐惜我的眼色。瞧望著我。把頭一點道。那個已知道了。說了這一句。回頭打算要走。我想他說知道。是什麼事呢。料必巴黎一定有了回電。我的身家來歷。已是訪查明白。我就道。既是長官知道。更求快些。將我帶去審問。司官道。好好。我就打發人來傳喚。隨卽和院長出廊下而去。看病婦人著急道。怎麼別人得了病到這裏來。巴不得多住幾天。不願重回監牢。姑娘却趕著要出去。我到不會見。則個。但明天恐怕就要傳姑娘出去。却怎樣呢。我道。恁地時就好了。我感激不盡。你不知道我是無罪受了冤枉。住在這裏。度日如年。別人當是快樂。我是正愁苦得沒開交。若是我出去。分辯不得。該受死刑也落得個趁早罷休。要不然儘著耽誤。不痛不癢。乾烤著過這案一天不

定我心裏可就一天不安。這多天承你盛情照顧。將來能報答你的恩。也不能我自  
 己。也是難料。有朝一日若能斷個無罪下來。那時自然是……婦人接著道。姑娘。我  
 是這病院傭雇做活的人。看顧病人。是我應分的職事。那裏說得上什麼恩不恩。姑  
 娘恁地貴重嬌弱一個女子。沒來由冤枉。帶上按察司審問。不由得我十二分替姑  
 娘心痛。只巴望姑娘常常在這裏。任是多住一天半天也好。唉。可憐我花娜在世一  
 個孤獨之身。如今却聽見婦人這些勸慰我的話。心想著實難得倒發起了無窮知  
 己之感。眼圈兒一紅。幾乎灑下淚來。但我既已對司官說了。料想明天一準傳我出  
 去。我就眼巴巴直等。不料一日又過兩日。今天度到明天。却只不來喚我。雖則焦急  
 也沒奈何。看看將過一個禮拜。到第七天上。這纔見那病院長獨自一人。蹙了進來。  
 又仔細診了一回脈。說道。唔。如今却是照舊復原了。且待差人送回監去。說罷。翻身  
 走了去。不一會。果然差役來喚。這一天依舊回了牢房。如今是決定心腸。生死早置  
 度外。因此一些也不害怕。單指望將我身上的冤枉辯個明白。暗暗地禱告天神。默



爲保佑。在牢裏過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司官差人前來。傳喚出去。天啊。我的罪。畢竟得能分辯麼。我的性命。畢竟得能保全麼。我自己也不知道。看官可憐見。則個。

## 第十七回

寄新衣親恩深似海

投逆旅舊夢感如煙

我到得按察衙門司官身傍。只見那裏以外沒一個人。惟遠遠地像是坐著那個書記。手裏握著筆。等我說話。錄取口供。司官依然帶著憐惜。先眺望我的臉。隨問道。姑娘。早日所說的話。有什麼錯誤的處在麼。我那時也不知好。也不知歹。只覺我是決意伸辯。冤枉來的情願。受那彰明較著的審問。毫沒有顧忌羞縮之心。因答道。是從前到今所說的話。全是捏造。第一層福家英的妻子花娘。就是假的。我實是古池侯爵家的親女。名叫花娜。司官聽我這話。確是已經知道。並沒有驚詫的模樣。說道。唔。古池花娜姑娘。爲什麼要捏造假名。又爲什麼來到這個處在呢。我當時提起精神。就從起初和穆郎彼此鍾情。怎的和史憶茶鬪氣。怎的和福雷曼不合。處處看見穆

耶的身影。以及燒死福雷曼。在病院草園遇見穆郎。只見一面。留下一封信。就不見蹤跡的話。前前後後說了一遍。一些也不悲傷。猶如數說別人的事一般。說罷。司官在身邊掏出一件東西來。一頁一頁翻看。一面問道。這可是姑娘在牢裏寫的麼。我仔細一認。乃是我在監牢裏寫下的冤狀。想我那時得病以後。擱在一傍。被看守人看見。呈遞司官。當下答道。是。當時我很清醒著寫的。寫罷以後。就發了熱病。不知怎樣。能到長官這裏。我的情跡。全然在這上面。只求長官詳察。司官道。不然。照你寫的。只能當作案中考證的一件東西。若照公事公辦。須由警視廳照會過來。纔能算得確實。我聽了這話。不覺又驚恐煩惱起來。司官又道。本衙門訪查的是姑娘。究竟燒死福家英。也不曾以外的事。一概不問。福家英假名。不論有那人也沒有。總須照私自潛逃辦理。因此姑娘依然受著很大的嫌疑。至於謀害史憶茶身死一條。……我接著道。呀。那是已經供過。我全然不知覺。……司官道。此案知覺不知覺。也毋消說得。且待巴黎按察司審問之時。姑娘再仔細分辯。就是。本衙門所問的燒死福家英。

一條。也要移到巴黎。這裏沒有問了的。再到那裏審問。或者那裏司官當作姑娘是夢寐中失手燒死的。將來將姑娘釋放。也未可知。下官却難預斷。橫豎這裏的公案。已是注銷。姑娘自己須得理會著。姑娘帶的行李等件。已一併交到巴黎按察司裏去。我問道。恁地我怎樣呢。司官道。須得護送姑娘到巴黎啊。我聽見護送兩字。禁不住心裏一陣淒涼。只聽司官又道。巴黎司官爲因要捉拿姑娘。已差包探出來。如今在外邊屋裏等待。姑娘預備好了。就直喚他進來。我問道。可是巴黎司官說我害死史憶茶也須有個害死的緣故。求長官對我說知。司官道。那個緣故。下官却不知道。只到巴黎按察司。自然明白。我道。這樣可有疑我的憑據麼。從前新聞紙上……司官道。爲因有了憑據。所以來捉拿姑娘哩。我道。那憑據……司官道。那却不知。下官這裏却沒有。姑娘且自預備。包探儘等著哩。我想我什麼也無須預備。司官既說我的行李等物。已送到巴黎。這裏除了我身體以外。也沒有什麼別物。但到巴黎認識我的人很多。包探不知怎樣護送我。我身上形狀。必須仍是端端正正。因又對司

官道。恁地。我想我身上衣服。必須換一副新的。我帶來的銀錢。有三百五十圓的鈔票。望長官給還則個。司官臉上雖則可憐我。嘴裏却說道。那却有些爲難。第一層沒有耽擱的工夫。……我道。就是買那現成的也好。現成的出門衣。總該有賣的啊。司官道。呀。這裏可不比巴黎。要拿三百銀圓買現成衣服。這裏沒有恁地貴品的衣舖。再者。那銀票已送回巴黎了。我只得道。恁地却是沒法。但還要求長官囑付一路上護送我。須用那箱式馬車。緊鎖著。不使他人看見纔好。司官道。那個自有差來包探辦理。下官却管不得。姑娘若沒別話。就此傳包探進來。我到了那時。也沒話回答。司官又道。以外沒有什麼預備了麼。說著。立起來走到書記旁邊。說了幾句話。書記答應走出。停了一會。只見書記領著一個男子進來。想必就是巴黎的包探。我也沒有心思去理會他。只低著頭發歎。司官又走到我身旁。說道。這就是所說的包探。我這纔立起來。望那包探一看。暗想怎麼做包探的恁地高貴。從前只聽說包探的名。却沒見過他的品貌。總道他們或是偷聽人家談論。或是跟追盜賊行蹤。做這等職業。

的人。必和那些車夫馬夫之類相似。面貌必是和鬼魅一般。如今見了這包探。實在出於意外。吃了一驚。一面吃驚。一面看他容貌。則見穿著上等旅客衣服。乃是一個極好的紳士。年紀將近七十。滿嘴上下。生得極濃厚的鬚髯。一色地攔著銀絲一般。連眉毛也和雪一樣白。料想到這年紀。還做包探。必定是個有名的人。司官先對那包探。淅淅索索不知說些什麼。但聽得言語之間。儘喚著偵探長偵探長。必是包探頭目無疑。包探聽完司官的話。就走到我身傍。一句話也沒有。牽著我的手。輕輕緩緩的領我到外邊一間屋子裏。叫我坐在樓子上。問我道。姑娘可就是古池家花娜姑娘麼。我答道是。老包探道。在下巴黎偵探長的便是。一面說。一面取出一封書信似的東西。安在我面前。我拿來一看。不知什麼。想必是提人的簽票。只見上面把我的姓名年歲。都寫得明白。又寫著有殺人的兇謀。我看見殺人兩字。早已魂飛天外。也沒心想再望後看。就說道。是。我都知道。了。老包探道。既是姑娘知道。咱們就一同起行罷。又柔聲下氣問道。姑娘和我一起坐火車。沒有什麼妨礙麼。我想和包探同

坐火車。本來不好。但這個包探年已七十。人品又端方。確是一個紳士體統。就是同在一起。也不見辱沒了我。答道也好。並沒什麼要緊。老包探立起身來。走到屋角上。將那裏安著的一個皮靴打開。取出一件衣服。我正在奇怪。見他把那衣服安在我的面前。說道。這是令尊侯爵囑咐帶來的。我心裏不明白。問道。啊。家父親爲什麼叫帶這衣服來。老包探道。爲的怕姑娘帶回巴黎。一路上不好看。原是愛惜姑娘。特地將來。以便姑娘替換。這是侯爵叫我聽了。這話不由得感激父親恩情。眼淚直望肚裏吞。自念我恁地罪孽不孝。父親還愛戀在心。特恐我一路不好看。帶了新衣給我替換。除我父親世上還有誰人照管我。則個世上人都喚我是殺人女。早已當我是個罪人。這其中不當我罪人。還當我親人的。只有我父親一個。我想到這裏。一面感我父親的恩深。一面咎我不孝的罪重。當時擡不起頭來。老包探道。姑娘請快些。不然。火車開的時候到了。怕趕不上。我道。沒奈何。只得將父親帶來的衣服換上。老包探聽我這話。理會了自己出房。我就將房門虛掩。把那衣服打開。乃是一

色漆黑的一件外罩衣。特地爲了行路新做的。若穿上這件衣服。將臉面都罩住。誰也看不出來。我當時拿到屋角上。脫下從前舊衣。將新衣換上。想起父親恩深似海。身上不覺身輕。想起我罪重如山。却又覺得體重。衣服穿好。恰恰合我體裁。無意中擺了一擺。回過頭來。忽見地上遺下一封信。莫非摺疊在這衣服裏的麼。急忙低頭拾起拆看。宛然是父親的親筆。上面寫道。

花娜乎。吾不料竟生汝若此之毒女。吾之心悔恨何如。吾雖欲言不可得而言。吾雖欲辯無可得而辯。吾家吾身受此大恥。將何以灑之。悲夫。

這幾句沒頭沒腦的短文。不由我不把肝腸割得萬刀寸斷。我想我在牢中早已決定自尋短見。若不是當時發了熱病。這羞恥早已洗得不得照著下去。不知到什麼時候。容我就死。以致至今還枉活人間。求生不能。覓死不得。正在愁苦。忽聽得彈著手指。纔能將這羞恥洗去哩。我獨自一人低聲哭泣不已。正在愁苦。忽聽得彈著手指。輕輕扣門之聲。老包探催問穿好也沒。我連忙忍住啼聲。答道。好了。隨開了門。老包探

入來。將我脫下的舊衣等件。一概裝入皮靴裏。一面說道。如此咱們走罷。一面依舊牽著我的手。急急忙忙出了按察衙門。只見門前停著一輛兩人坐的箱式馬車。我和老包探先後上了車。一直線打向車棧而來。誰知到得那裏。正正遲了一步。那火車已是開了去。老包探頓足著急道。噓。真是耽誤了。說著。走到牆壁邊。望著掛時鐘看了一下。回到我身旁說道。今天已沒有再開往巴黎的火車了。沒奈何。只得等明天大早第一次火車再走。我道。恁地又回到監牢裏去麼。老包探道。不無須再回監牢。只在客寓裏暫宿一宵也罷。隨又上馬車。趕著來時舊路回來。到得一家客寓門前。老包探道。哪。就在這家安歇。姑娘看是如何。我從車子裏跳下來。並不留意。誰知擡頭一看。吃了一驚。原來就是我先前和福雷曼寄宿燒死了他的那家下等穢污客寓。不覺一陣頭暈眼花。脚下猶如千百口銀針刺著似的。早已立足不穩。一步也不能動移。突的叫一聲哎喲。這家客寓……老包探接著道。著啊。這家客寓……我又道。我們換一家稍微上等清淨些的不好麼。老包探道。怎麼。姑娘恁地說。姑娘不



是曾經在這裏寄宿過嗎。我聽這話更是吃驚不小。沒奈何答道。是。但總覺不好。老包探只看著我的臉。說道。姑娘見了這裏。可是心裏有些不安麼。我道。並沒什麼不安。這裏是福雷曼死的所在。我雖則沒甚不安。實在不願再宿。老先生原諒則箇。老包探看我執意不願進去。說道。既是恁地也罷。且換一家看看。說罷。兩人重又上車。也不知走了幾多路。停了下來。望一家稍上等些的客寓進去。

## 第十八回

名宦化身爲老偵探

罪人出首遇好司官

老包探帶我進了客寓。想是避別嫌疑。他另找了一間屋子。自去安睡。這一間屋子裏。通夜不見老包探蹤影。單是我一箇人孤枕而眠。看官。我自從出得家門。一直到今。從不曾安安穩穩的睡。這一夜工夫。要算睡得天寬地闊。心曠神怡。不知有幾多快樂。回想從前。或是牢房。或是病院。或是怪魔出現。或是疾病顛連。總沒有片刻優游。逸樂。今宵這一晚住的。是清潔幽淨的房屋。睡的是柔軟如綿的榻。牀躺了。上去。夢也沒有。那時父親的事。穆郎的事。一概不在我心上。真算得了無罣礙。似乎我的

冤枉。總有分辯明白水落石出之日。該是有罪。該是無罪。只等按察司官和陪審官的判斷。一些也不著急。也不寒心。這一顆心。好如萬里青天。懸著一輪明月。毫無一點浮雲。併且忘了我身。忘了人世。忘了罪過。忘了恩怨。古人所說遺世獨立。羽化登仙。正是我那一宿的情景。但則看官啊。想這種快樂情形。只有那一晚享盡了。爲止。明天晚間。料已進了巴黎的監牢。不知要做出怎樣恐怖的夢。到了後天晚間。啊。可是……啊。後天晚間。想我已定下罪名。斷下死刑。做了刀頭的殘魂剩骨。可哀的花娜。可憐的花娜。爲因一時愛戀穆洛根。不肯告人。要將愛情瞞住。冤屈到這步田地。做了世間第一等悲傷苦難之人。恁地時。凡是世間結識私情的癡男怨女。那私情兩字。是最犯不得的東西。若是我起初將細情對父親說明。雖則父親一時憤怒。後來須終有箇圓滿完成之日。如今……唉。如今任是再對父親說明。也是無益。啐。我恁地發歎。還在說這些夢囈的癡話。我五更天氣睡醒。想到天明。一嚙喙披衣起來。略爲整理梳妝。只見老包探已預備停當。進我的房。慌忙催道。我們今天若再

落後。趕不上火車。那可使得不得了。我那時也整備完成。答道。是請預備著。要走就走便了。說著。忽地走進來一箇客寓的女僕。說是車輛已等候多時了。當下我就和老包探出門上車。不上一刻。又到車棧旁邊。這一回時候很爲舒徐。我料想老包探買的必是中等下等火車票。不料出於意外。也是上等車房。想必恐我又要傷心。特地搭坐上等火車。使我開懷歡喜。上車之後。稍延片刻。陡聽得汽笛一響。那火車慢慢移動起來。已是開了。這間車房裏。除了老包探。以外並沒有同坐的搭客。從前到薩里斯來的時候。我坐在上等車房。只有和福雷曼兩箇。如今同坐的雖是換了一箇。却相對也只有兩人。我在車中。就樣樣想念。雖則也有許多阻礙。但對著這箇包探。七十老翁。比對著我族兄福雷曼。心裏却還要安定些。倒不致煩惱。驚怕。過了一箇兩箇三箇沿路火車棧。老包探只管自己展開新聞紙觀看。並不和我說話。我也是默然不語。只低著頭打呆。併且百葉窗子也都闔著。看不見車外的景物。老包探看罷新聞紙。回過頭來。靜悄悄對著我說道。在下已承薩里斯按察都司官將姑娘犯

案情節。略說一遍。據說姑娘推落穆洛根。是記得的。謀殺史姑娘憶茶。是全然不知。覺。可是麼。我想在這火車裏面。不便細說。答道。是。但知覺不知覺。只能聽憑司官判斷。我是什麼。也不能說。老包探道。呀。怎麼說聽憑司官。司官只能照依被告。或是證人。訴說的話。據理判斷。姑娘若只閉口不說。連司官也要爲難哩。況且姑娘既認推落穆洛根。司官必定疑到姑娘爲恐被憶茶姑娘敗露這件事。因此又害死憶茶姑娘。姑娘若不分辯。這罪名就要坐實了。我道。是啊。老先生這話。實是看顧我。使我感激得狠。且待到了司官面前。我好好的分辯。就是。老包探道。果然。但包探說的話。却不能作准。我惟恐姑娘要信任包探。特地自己出來帶姑娘回去。我實不是包探。乃是司官。就是辦理此案的按察司官。我不覺大喫一驚。手足無措。問道。哎。你。就是辦理這案的按察司官麼。老包探道。是啊。正是我道。怎麼一直說是包探……老包探道。是啊。是偵探長。又是按察豫審司官。我道。哦。偵探長按察司官……老包探道。正是兼著兩箇職。司別的按察司却不兼辦。獨有我兼辦著。依著按察司身分。

本該可以派人訪查案件。但有那重大案件難以訪查的。就自己做了包探。前去訪查。便是派遣他人。怕有不合我意的。所在看官啊。我在家的時候。嘗看那新聞紙。又嘗聽人傳說。從前法國的司官兼做包探。成了有名刑法官的。聽說只有叫做什麼黎那先生一人。如今又聽這人說是司官兼做包探。我心裏怎得不詫異起來。問道。雖是恁地。但既做司官。又做包探。兩樣都有名的。不是聽說只黎那先生一人麼。老包探道。是啊。只有一人。那箇黎那先生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不是別人。却就是我。我更驚道。咦。長官就是黎那先生……我平時知道先生。這些年紀不是還沒老麼。老包探道。是啊。我雖則沒有老。但年輕時候和姑娘一樣。受盡勞苦。因此頭髮眉毛全白了。我道。怎麼連眉毛也白了呢。老包探道。我的眉毛鬚鬚都白了。唉。這情形姑娘覷面一看。却是不能分明。若從顛額下面向上看來。可就明白了。姑娘你看這一個……說著。擡頭將顛額仰起。向著我。我仔細湊近一看。果然下頰裏面到咽喉的部位。那鬚鬚的根。還是黑的呀。這個當真是有名的黎那先生麼。我對著這有名的

司官。毫不知道。却一直當做是尋常。包探真是瞎了眼睛。很爲慚愧。我想我橫豎要到按察衙門受他審問。如今不如先自細細地對他說明緣由。我就恭恭敬敬。整齊話言。正要上前謝罪。那火車已到第四箇車棧。停了下來。事不湊巧。剛剛這裏又上來一箇搭客。我想這事不能被他聽見。只得噤口不言。但心裏非常嫌惡。那時黎那先生又拿起新聞紙展看。却把眼梢時時睨著那箇後上來的客人。可恨那箇客上來之後。直等又經過好幾箇車棧。還不下車。看看火車將近巴黎。這箇客不去倒也罷了。誰知一霎時又上來一箇。又上來兩箇。又上來三箇。反把這間車房擠得滿滿的水洩不通。從此我和黎那先生更沒有講談的機會。就此不言不語。直到巴黎火車棧。正如楚囚相對模樣。到得車棧。兩人下了火車。換坐馬車。對面而坐。我先開口問道。先生這一回先生帶我回來。巴黎人可已都知道。在那裏評論麼。黎那道。是啊。姑娘受著嫌疑。那古池案件。外人早已知道。論長說短。嘈得不開交。這一回將姑娘領帶回來。却並沒有人知道。姑娘躲藏在薩里斯的事情。這巴黎除我之外也。

沒有知道的人。因此毫不聽見談論。但明天早晨。新聞紙上將姑娘回來的事登載出來。可又要起一番大議論哩。我道。外間既是恁地嘈雜。家父親知道。定然要憤怒到十二分……黎那道也不見怎地氣憤。但因姑娘不在。令尊侯爵非常失望。掛念不堪。因此抑鬱著。害成了病。這幾天杜門不出。如今得知姑娘回來。諒必慢慢地逐漸好了。啊。看官啊。我做出這等事來。怎不減縮了我父親的壽命。我只不敢見父親的面。誰知父親反思戀我。恨父女不得見面。惹成了病。我得罪受刑。倒不打緊。只是我這今生難報下世難逢的父親。怎能一旦拋離了。去不覺一陣心酸。氣忿恨不得立刻自己刎割亡身。當下問道。先生。這番回來。可容我見見家父親的面麼。黎那道。那却有些爲難。須得審問一堂之後……我道。雖是恁地說。但可憐見我除了家父親之外。別的再也沒一個戚族親人。我從小時候。先母親就棄了世。那生我。鞠我。撫我。育我的。只有這一個天樣高地樣厚恩深似海的父親。黎那道。我何嘗不敬重姑娘一片孝順之心。但我法律在身。實在不能徇重姑娘私情。違犯國家公例。就

使公堂上能夠見許做包探的也是不敢擅專。我道：先生不曾說是兼任豫審司官嗎？黎那道：果然。雖則兼任豫審司官，如今却在包探職分之內。若待審問一次之後，或者能行個特別的例，要不然……我道：恁地說時，審問一次之後，就算是無罪，能夠允許麼？黎那道：那也不能預定。將來姑娘雖是有罪，但因案由己定，或者臨時能准姑娘見一回面，也是難說。我道：聽說我有罪的憑據，已在按察司衙門裏，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黎那道：呀，這些事在這裏，是一概不能回答的。我當下又探問幾次。黎那只是一些口風，也不露這樣看來，可見我的罪，已是斷定得鐵案如山，沒有挽回之望了。天哪，可憐我回得巴黎，要想見一見老病的父親，也不能夠料想。我這身體，今生今世萬不能再活人間。這樣一想，只有愁苦悲傷，頭也掙擡不起，不一刻，馬車已到按察司衙門前。黎那先生攙著我，下了馬車，攜我的手，望裏直走，進得很深，遠的房屋，上了二層樓，也曲折走過左右兩邊許多迴廊，到得一間屋裏，有一扇門開著，想必是獄吏辦公的待質所。其中也有巡捕，也有看役，共是四五個人。黎那將



我交付一個人。附耳說幾句話。回頭要走出去。我連忙將他喚住道。先生既說要審問。只請今天晚間就審問。了好黎那道爲因。姑娘身體必然乏了。且休息一宵。爲是我道。雖承先生盛情。但叫我在監牢裏歇宿。更比這個困苦。不論有罪無罪。總望早些定案。感恩不淺。按察司衙門。不是晚間也問案的麼。黎那道是却是。也有那不能不在夜間審問的案。但今天這裏書記已是退班。出了衙門。我且待我察看了來。姑娘暫時坐著說罷。回身自去。大約經過二十分鐘時前後。只見走進來一個人。傳著黎那先生的命。說是書記在著。還沒出衙門。叫帶姑娘前去。我聽了喜之不勝。連忙就走。只有來人一個帶著我。並沒有以外的人。出了房。依舊輾轉走過廊下。到角上一間屋子裏。擡頭一看。屋當中坐著一個紳士。年紀將近四十一。臉誠懇的面貌。靠近桌子。坐在一張極華美的椅子上。不知黎那先生那裏去了。想必囑咐這個司官代問的。我就立在這入案前。先從我的姓名身家年歲問了一遍。我雖則細細回答。但念如今遇著這個一些不知道我情跡的人。審問比著黎那先生審問。我已是心

裏志忑不安。我就問道：「我聽說是黎那先生審問哩。那司官道：『呀。下官審問。如果不合姑娘的意願。換一位問官。也可使得。原是有這個辦法。』」我道：「這斷沒有不合意的理。爲因黎那先生審問的情形。女子已是知道預備下了。司官道：『也好。就請黎那先生審問罷。』」下官可就是黎那說著撲嗤笑了。一聲我把眼一定。啊。喲。怎麼當真他的面貌和適纔那個形如老者的黎那先生相像呢。難道這是他的真相麼。我雖也知道他年紀還輕。但因他條地變了形。也不容不吃驚。先生當下收住笑容。現出真實端正的形象。問道：「本年八月初二日晚間。姑娘在什麼地方呀。」我答道：「唔。八月初二可就是我推落穆洛根那晚麼。」黎那道：「呀。恁地說。很不明白。七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尊府接連大開夜會。到末了那一天晚間。姑娘得了病。經過兩個禮拜纔好了。至意外又發熱病。正是八月初二那一天是嗎。」初二那晚。姑娘在什麼地方。做得什麼事。望據實說來。」黎那說完了。我想：「正是我推落穆郎那一天……呸。是他自己跌落池中那一天。」我就將這事原原本本對司官說了一遍。

# 第十九回

## 開匳匣金鈕詫無蹤

## 檢行囊黑衣驚在筭

我把穆郎那晚跌落池中的情形細細說畢。司官也不詫異。也不喫驚。默默然聽罷。想了一會。問道。姑娘那一晚穿的是什麼衣服。我想爲什麼問我衣服呢。很爲不解。答道。爲因私自出門。恐被人看見。特地穿着黑地絹絲的上衣。司官道。那上面飾着的是什麼東西。我答道。爲的貴重品物。光彩過大不好。因此飾的真珠子扣襟。那鈕釦等類。也只用純金等極其樸素的東西。司官道。此外呢。……我想了一想。那時從腰下面少許。像是釘着些紅寶石。但已記不清楚。答道。此外並沒有別的東西。司官道。姑娘所說純金鈕釦是什麼樣子。又釘在什麼處所。我答道。釘在胸前的共有七粒。全是先母親給我的。司官道。還有……我答道。左右兩臂尖上也各釘着一粒。也是先母遺下的。司官道。姑娘至今見了還認識麼。我答道。是從幼小時候就常常看見的東西。司官道。可有什麼記號麼。我答道。記得胸前的有一箇黑色S字。是象牙嵌的。臂尖上的嵌着一箇凸起的F字。司官道。嵌着這樣文字的鈕釦。以外還有麼。

我答道。以外雖則還有。但母親給的是從前舊式樣。稍微小些。不是一樣。司官道。難道沒一箇相同的麼。我答道。啊。喲。却不敢說一箇也沒有。胸前釘的是先母小時候。和我姨母向店鋪定製的。共有兩副。兩人各得一副。姨母那一副。聽說自從姨母去世之後。早已被他親戚拿去。不知下落。指尖上釘的。是先母結婚之時。父親行聘的東西。一副共有四粒。內中兩粒。父親至今藏着。當做秘寶。贖下兩粒。特給了我。司官道。照此說來。令尊侯爵還有照樣的鈕。釦拿着哩。我答道。是。司官道。以外呢。我道。料想以外再沒有人有這東西。而且斷不一樣。司官道。姑娘帶的那鈕。釦至今還在身上麼。我答道。是。出家門的時候。一切裝飾物件。都收在手提皮靴裏頭。如今想必還在。司官道。姑娘這說的話。全然沒有差錯麼。望再仔細想想。咦。司官爲什麼推問這些事。我實在猜摸不出。問道。長官爲何問這些話呢。司官道。原爲這其間有要緊的緣由。姑娘且不必恁地細問。只細細想來回答下官。確是記得裝入皮靴哩嗎。我想我出門時候。確是要將這東西裝入。但心頭慌亂。手裏自然也是着忙。却沒有一件。

一件的、檢點。大約、想來、是裝進去的。却答道：是事前確是打算裝入。但因那時未曾逐件檢點。却不敢執定。只請將我這皮靴檢點一番。就是。司官就回頭喚過僕人。命將我的種種物件取來。僕人答應退了出去。司官又道：姑娘所說胸前有2字的鈕釦。記得也在皮靴裏麼。我答道：想必也在裏頭說著。那僕人已回進來。手裏拿著皮靴。在外還有一個包袱。不知包著甚麼。一夥兒安在司官面前案上。司官就命僕人依舊出去。一面將皮靴遞給我。一面說道：請檢點這個。我接來一看。上面還是薩里斯按察司的封皮封著。黎那先生並沒有開看過。我就從鑰匙袋裏將鑰匙取出。打開逐樣檢點。只見裝那胸前手上鈕釦的兩個首飾盒子。多好好安在裏面。對司官說道：哪。請看這個。一面將兩個首飾盒呈遞司官。司官並不接去。說道：再將盒子開開也檢點一番。我答應是。隨將胸前的鈕釦盒子。先自打開呀。奇怪。那裏頭鈕釦一個也沒有。了。叫聲。哎。先生被賊竊了。司官道：嘻。那裏有賊竊的理。這個皮靴是定造的外間沒有照樣的鑰匙。別人那裏能開。安在按察衙門裏之時。難道衙門公

人敢偷竊不成。若沒有交到按察司時候。那鑰匙須不會離姑娘的身。我道。是啊。任是晚間睡著。鑰匙也沒有離我的身。司官道。噫。可知斷沒有被竊的事。姑娘爲因著慌。裝入別的空盒子裏。却當做裝入這個盒子裏。不知事前早已不在了。司官這話。倒有些提醒了我。那晚脫了衣裳之後。那鈕釦究竟解不解。裝不裝入這盒子裏。實在記不起來。料必那鈕釦依然扣在衣服上。並沒解下。忘却了。却當是裝入盒子。但那衣服究竟脫在什麼地方。那時正發了病也。自茫然不覺。想必定是父親或是女僕替我脫下的。我就對司官道。先生。這是我記錯了。想是那晚鈕釦並沒有扣上衣服。我記得沒有從衣上解下裝入盒子……啊。確是沒有解下的。司官輕輕道。哼。單只這件事明白了就好了。姑娘那一晚穿的衣服已有一件可作證據的東西。如今已取在本衙門說著。一面解開那個包袱。從裏面取出一樣東西。原來是一件黑色絹絲的上衣。啊呀。原來就是我那晚要出門尋找穆郎。恐怕被人瞥見。特地穿的那一件。黑衣。猛然想起。在病院之時。穆郎的信上說我身上遺失一件物件。就過去先

拿著衣服翻看一回。只見上面一點一點有許多泥污。必是那一晚我曾經哭倒在池邊草地上之故。再看胸前的鈕釦。果然是七粒。也有2字嵌著。但顏色有些發黃。這衣服當真是我的麼。當下我就答道是。司官道。那鈕釦果然是這個。不會認錯麼。我又答道是。司官又指著左邊袖口道。這裏却没有鈕釦。不知何故。我詫異道。呀。不。至於哩。說著。拿過袖子來認看。嘻。那上面沒有了F字的鈕釦。又像是用力抓奪了。去似的那釘鈕釦的眼裏。破得如鑰匙頭形一般。我很爲驚疑。不解其故。司官道。這。個鈕釦。想來原是沒有的。我道。我住的屋子裏。再也沒有誰來偷取的。司官道。不然。姑娘得病時。睡的屋裏。這件衣服。掛在牀榻的橫頭。那時已沒了袖口的鈕釦。令尊侯爵和那醫生。都無意中看見的。我道。如此必定是我屋子裏有人竊偷去。司官道。也。不。然。從姑娘得病之時。已沒有了。我道。那個……我以後說不下去。只看著司官的臉。司官又從包裹取出一樣不知什麼東西。說道。請記一記。這鈕釦是怎生的。就把那東西遞給與我。我接來一看。正是有F字的鈕釦。連忙喊道。是啊。是啊。長官拿

著麼。司官道。不是我拿著。從池子裏撈起來的。史憶茶姑娘屍身手裏却正握著。這一個看官啊。請估量估量我這時怎樣吃驚。怎麼憶茶死屍手裏能夠握著我袖上的鈕釦。這個緣由。除是仙人。或者能猜得出來。叫我怎生能知道呢。我就對司官道。好不詫異。怎的史憶茶手裏有這……司官道。著啊。什麼道理。請細細想一想。那屍身的手。雖則已經腐爛。但這鈕釦依然有光。因此才看見取了下來。若說在池裏的屍首已死之後。能拿這個東西。那是斷無此理。必定是跌落之時。握著不放的。姑娘袖口上的鈕釦。能到史憶茶手裏。豈不是詫異的事麼。難道那時姑娘將這鈕釦親手遞給憶茶麼。說著。却拿兩眼看著我。目不轉睛。我答道。呀。我沒有遞給他。司官道。或是憶茶從姑娘手臂上剝奪下來麼。姑娘不是曾經和他爭鬧過麼。我道。雖是稍微鬪幾句口。再也沒有動手扭結。握著我鈕釦的事。司官道。總總姑娘從穿這件衣服起。直到脫下來。那其間必有遇見憶茶的事情。我道。不除了穆洛根之外。誰也不會遇見。司官道。那末。莫是穆洛根剝取下來。遞給憶茶的麼。我道。也不。不論穆洛根不



論誰人斷沒有剝取的事。司官道。恁地說時。這個鈕釦憶茶的屍首。握著。定是憶茶剝取無疑。我道。長官試想。憶茶和外人。那有能夠剝取我身上物件的理。司官道。唉。姑娘推憶茶落水。他自必不肯下去。慌忙間。抓住姑娘手臂。因此將鈕釦剝去。我道。哎。長官要將這個作爲證據。疑我麼。司官道。果然。姑娘若不推他。這東西。怎能在。他手裏呢。我道。爲什麼。我却全然不明白。司官道。這不必說。定是姑娘推他。毫無疑義。若說是不推他落水。自然明白了。我道。恁地疑我。見直是無情無理。如果定說我推落。我就招認推落也得。司官道。呀。恁地却不好。姑娘推落穆洛根。也是隱瞞著。要想逃走。我道。是。那時爲因不敢明訴。所以計圖逃走。如今是決意招認。穆洛根的事。都要將真情陳明。斷沒有再將憶茶的事隱瞞的理。若是要隱瞞憶茶的事。必須先隱瞞穆洛根的事。司官道。呀。姑娘話雖恁地說。但下官却知道姑娘心事。起初穆洛根已死。姑娘本不肯招認。爲因一招認。就犯了殺人的罪。後來知道穆洛根活著。並沒淹死。想來。任是招認。也不致受殺人的罪名。却故意招認著。迷惑上官。只須不

招認憶茶的死。就可以斷個沒罪。立刻釋放。可不是呢。我聽黎那的話。也不辯駁。但答道。任是長官怎樣說。我總是毫不知覺。司官道。不是恁地說。須知有這樣現在的證據。那能再道個沒罪二字。想姑娘後來害了心經熱病。以致將自己做過的事。忘了。全然不覺。也是有的。凡是懷了殺人的心。及至殺了之後。把前事一概忘却。再也不想不起來。這些事從前舊例。也是很多。就下官知道的。也不止一個哩。我道。但是我和憶茶沒讐沒怨。斷沒有害他的理。司官道。呀。這却不能說。須知姑娘和憶茶就是私情的讐寇。我道。雖是私情讐寇。但則殺人不是容易的事。我一個荏弱女子。怎能做這些事。司官道。爲了愛戀。到了不能不害死他的田地。也是沒奈何。下官說那緣由與姑娘聽。姑娘推落穆洛根之後。心裏非常害怕。正在回到家裏。却不料一頭撞見了憶茶姑娘。對著姑娘。就問起穆洛根。那時姑娘陡然想起。難以回答。若被他追問下去。必致敗露。這就臨時起了。不如將憶茶也趁此害死的心。賺他帶到古池旁邊。乘他不備。推他落水。這情形是一些也不錯的。那時害死穆洛根。過於受了驚。

嚇以致心裏迷惑昏沉全然把那事忘了及至病愈之後穆洛根的事想起來了憶茶的事却反記憶不起。唉。司官這話。從前福雷曼男爵和我在火車裏。早經說過。也是這樣責備我。不料如今司官也說這話。一人如此。兩人如此。可見世界上人個個都是恁地判斷了。我雖則全不知覺。難道竟是我推他淹死的麼。難道竟爲穆郎墮水。發了癲狂。中了夢寐。將憶茶也推下去麼。難道推落他兩人之後。到了今日。穆郎的事倒想起來。憶茶的事竟想不起來麼。想到這裏我自己也起了一股疑團不能解釋。啊。啣。要不是我推落憶茶。怎麼我身上的鈕釦能夠到他手裏去呢。

## 第二十回

證憑確鑿鐵案難移

衰病頹唐親容垂暮

看官。我自己身上起了疑惑。一些也不知覺。莫是竟照司官說的。夢寐裏推落憶茶麼。要不然。這鈕釦怎能到憶茶手裏。正在疑想。只聽司官又道。一直到今。下官也還有不明白的所在。自從昨天接到許多證物。內中又有穆洛根留給姑娘一封信。我見了那封信之後。這纔把姑娘的事細細看明白了。看官啊。原來那封信已到了司

官手裏。我在病院之時。看穆郎的信。連他也自疑。我有心推他墮水。叫我不容分辯。並且連我自家姓名一概都說得明明白白。更不容我隱瞞。無論誰人見了這封信。也知道明明穆郎自己。都疑著我別人。更何消說得能夠不疑我麼。我本將那封信藏。在衣袋底裏。如今被司官搜出。看見真是我命該絕了。我問道。長官怎能得見那封信。司官道。昨天姑娘在薩里斯按察司。脫換下來的衣服裏。下官看見有那封信。想來必不致錯。我道。原來如此。但則無故私抄閨女的衣袋。公正紳士須不該有這樣。作爲司官道。恰是。但那時須並不是紳士。是個包探姑娘。須也不是個閨女。是個帶罪潛逃的犯人。我道。怎麼犯人。司官道。是啊。犯人。不論怎樣擾犯姑娘。也是奉公差遣。無可奈何。看了那封信。可知穆洛根手裏也還拿著什麼憑據哩。那信中說道。『僕被排於卿。踰跟顛躓之際。急援手於卿之身。於卿衣裾間握得一物。隨僕而墮。』又道。『卿苟不知此證據物。則但檢卿彼夜所服之衣飾。其中必有遺失之一端。』這些話可有麼。我道。呀。那是錯了。我早經對長官說過。不曾推落穆洛根也。沒有

被他拿去什麼證據東西。司官道：姑娘，恁地說，就使是真，現有穆洛根親筆信在也。不容姑娘分辯。我道：長官任是怎樣說，我斷不推落穆洛根。只說了一句莫再欺哄我。趁手拂退他。他一足跨出池外，立不牢穩，失足落水的。司官道：姑娘也毋須分辯。可知穆洛根這封信，就是鐵案如山的證據。我道：任是怎樣的證據，須待我自己招認，纔能心服。司官看著我的臉好半天，不言不語，却自己咕嚕道：哼，穆洛根墮水之時，那時姑娘並不癲狂，却怎地一些兒也不知覺呢？我聽得明白，接著答道：斷沒有那樣情理。我確是沒有發狂。司官道：雖沒發狂，姑娘害了心經熱病，睡在牀榻，已有兩禮拜，病勢還沒痊癒。我道：雖則病沒有好，心裏却很爲明白，斷不是我推他的。司官道：姑娘說心裏明白，從前曾有這個例？自己道：是明白，却實在不明白的。也有許多。只看穆洛根說在姑娘身上，拿得一件衣服上東西，有了證據，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麼？我道：穆洛根拿著什麼東西？司官道：只看這件衣服，自然明白。這衣服就是姑娘當晚穿的。那上面有抓取的痕跡，這是最容易分曉的。我道：有抓取的痕跡麼？

司官道。是有的。我道。從那裏看出。司官道。哦。在這裏。這個。請看。說著。又拿出那右邊的袖口給我。我看。我很爲驚怪。怎麼。這上面也不見了。F字鈕釦。那針眼裏。也是宛如硬抓下來的。已是扯破了。我叫聲啊。……司官道。怎麼。這就是穆洛根抓住的證據。一邊是憶茶姑娘。抓取的一邊是穆洛根抓住的。推落之時。抓住姑娘的手腕。這是明明白白的事。下官起先也猜疑不定。不知是誰抓落的。又想憶茶姑娘一個人。斷沒有抓住兩手的理。既如今兩邊一齊遺失。其中必是另外還有細情。想來想去。不得其中緣故。直至見了穆洛根的信。這纔豁然解釋疑團。我道。但穆洛根的信。只說是拿著一件東西。也保不定當真就是鈕釦。還是別的東西。這其間也難斷定。司官道。呀。這是一定不移的。可知除此以外。姑娘身上再沒有缺少物件哩。我道。這是長官勉強說辭。總之沒有看見穆洛根拿的東西。須不能憑空斷定。司官道。這却是的。但穆洛根拿的。十分有九是這東西。如今穆洛根沒有傳到。沒有看見贓證。或者姑娘衣飾之中。另有遺失的物件。也是難說。却非下官所知道了。我道。既如此。穆洛根

在那裏呢。司官道。沒奈何。除非將他傳到纔好。幸而他是薩里斯司官的胞弟。或能想了計策。傳他到來。如今已派出幾個包探。查訪他的下落。但這個證據既已辨明。就不能定待穆洛根投到。任是穆洛根查傳不到。姑娘推落憶茶的事。已是有了一二分。的憑據。不能推諉。而且穆洛根的信。也是顯明的證據。因此姑娘的案件。不久就要解到都察院定斷。有了這等證據。若再不解去判斷。那就是下官怠慢公事了。我道。但是……司官緊接著道。不論如何斷沒有。但是兩字的話了。這一禮拜之內。穆洛根若是傳到。自然最好。若是傳他不到。只將他照著作爲證人。免得審問的例。辦理着官啊。我這一禮拜之內。竟要解往都察院定案麼。我沒有犯罪。遇見這等冤枉的判斷。怎得甘心。那時已是半夜。自鳴鐘早打十一下。司官道。今晚審問。就此爲止。我道。恁地明天早晨。再審問麼。司官道。不。今後毋須審問了。穆洛根傳到以後。再行傳姑娘對證。若是他不到案。這回豫審。就算審結也。不可知說罷。回頭向著後面。喚那書記。可憐我魂不附體。說了半天。把司官身後書記也忘了。不覺想他已原原。

本。本。錄。了。口。供。我。沒。奈。何。離。了。司。官。重。又。進。入。待。質。所。裏。看。官。啊。我。本。想。對。著。司。官。剖。辯。個。分。明。誰。知。一。些。兒。也。不。得。剖。辯。司。官。說。傳。到。穆。郎。再。來。喚。我。上。堂。想。穆。郎。是。恨。著。我。當。我。起。了。惡。心。推。他。墮。水。的。就。使。他。能。夠。到。堂。也。斷。不。肯。替。我。辯。白。伸。我。的。冤。反。倒。多。他。一。個。證。人。使。我。冤。上。加。冤。更。無。從。逃。遁。照。司。官。的。話。說。來。我。病。裏。將。穆。郎。推。落。又。將。憶。茶。推。落。全。然。糊。糊。忘。却。了。我。何。致。於。忘。得。恁。地。乾。淨。但。若。不。是。我。推。他。却。爲。何。我。手。上。的。鈕。釦。被。他。握。在。手。裏。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一。夜。工。夫。心。裏。只。疑。疑。惑。惑。直。到。天。明。不。得。安。眠。倦。極。了。稍。微。朦。朧。一。會。及。至。醒。來。早。是。第。二。天。上。午。十。點。鐘。牢。子。送。上。一。籃。乾。飯。麵。包。打。窗。戶。口。裏。傳。遞。進。來。我。想。那。東。西。一。些。也。沒。有。味。兒。情。願。餓。死。不。吃。這。監。牢。之。物。又。想。世。人。都。說。我。是。殺。人。女。犯。任。是。凍。死。餓。死。也。沒。誰。人。憐。惜。無。奈。實。在。眼。看。著。吃。不。下。咽。就。搗。了。些。冷。水。嗽。了。口。籃。裏。的。東。西。一。點。兒。也。不。吃。過。了。一。會。約。莫。著。已。過。十。二。點。鐘。將。近。午。後。一。點。鐘。忽。地。進。來。一。個。老。婦。我。想。必。是。牢。子。的。什。麼。家。人。他。進。來。拿。著。一。個。紙。包。著。的。物。件。裏。面。猶。如。小。盒。子。



一般。安在我牢房裏。回身就去。我一眼瞟著。只見上面寫著一個「父」字。難道是我父親送進來的麼。心上一陣淒酸。躲在牀上直哭。哭了一會。起來打開紙包一看。果然內中是個盒子。裏面裝著我平日愛喫的乾蒸餅。我父親莫是知道我不喫。監牢的食物。情願餓死。因此叫人送來的麼。我得著父親如此厚恩。不知今世能夠報答。也不只望天神保佑。著將我的罪洗雪乾淨。那纔有個重見天日之日。一面又自己勉勵我的心。稍微拿些水和蒸餅喫了。肚腹陡然充飽。自與平日不同。這一天晚。了下來。因爲昨夜沒有睡足。一上牀就昏昏沈沈睡熟。連夢也沒有。直到次日早十點鐘醒來。只見昨天那個老婦。又走了進來。說道。犯人有人來要會你的面。說罷。依然自去。咦。要會我的面是誰呢。頓然將臉面揩拭一番。身上衣服略整一整。立起來。倚著白楊木的桌子等候著。忽地牢門開處。聽見脚步聲響。走進一個人來。年紀將近七十。老耄龍鍾。又像是有病。一個頹唐的老人。扶著一個猶如家僮似的。將手搭在他肩上。踉踉跄跄的走來。到了我面前。就停了步。家僮端過一張椅子。讓那老人

坐下。我起初並不留意。倒也茫然。及至老人坐定了。我對他一望。不由得喫了一驚。叫聲啊。啣看官。啊。你道這是何人。原來是我的父親。福雷凱侯爵。我自從逃出家門。直至今日。並不是經過許多歲月。我父親的模樣。已變成這種情形。怎不叫我驚怪。當做別個人呢。平常父親年紀雖老。容貌却就如年輕一般。毫沒有年老龍鍾的態度。因此常時自誇。說也不扶拐杖。也不帶眼鏡。一些沒有老境。別人看見也總說父親高壽。必定活到百歲以外。如今這個情形。和我在家之時。何止差了二三十年。年紀扶著那個家僮。看來自已一步也不能行走。但是爲什麼衰頹到這個田地呢。先前曾聽得黎那先生說。父親害病。他無故。怎會害病。可不是爲我不孝。女兒憂勞過度。患病。遭殃。想到這裏。陡然間。只看著父親臉面。眼淚一陣一陣的。洶涌上來。收不得忍也。忍不住。停了一會。一發大放悲聲。掩面哀哭。幾乎連心肝五臟一齊嘔了出來。

## 第二十一回

老侯爵躡足入囚牢

弱女子安心受密計

看官我自從離家之日。直到於今。不曾放聲大哭。這一天見了父親。不由得心肝崩  
坼。五中迸裂。不覺盡力啼哭起來。對著父親說道。父親在上。總該知道兒遭了不幸。  
冤枉到這個田地。父親無故也受了驚嚇了。還望父親明鑒。宥兒的罪。父親咬著牙  
根道。原來你自己也知道不孝麼。你且看我的面貌。自從你出門以後。我那一天不  
氣憤。悲傷。我臉上老瘦得。恁地。惟有眼睛。却腫脹得很。肥壯。你可看見麼。我答道。唉。  
爲兒一句話也。無從說起。有一天將這冤枉剖辯明白。自然能復兒的自由自在之  
身。請父親放心。便了女兒。直到如今……說到這裏。我嗓子咽住了。再也不能出聲。  
父親不知爲何。臉上現出了怒容道。怎麼說。怎地叫做剖辯冤枉……我答道。是兒  
自己絲毫不知有罪。不論到何時。何處。總須有個剖明的時候。父親道。怎麼。你不敢  
將這話對爲父的說麼。司官被你欺了。如今又要欺爲父麼。咦。這話我真是沒頭沒  
腦。答道。呀。父親。怎麼說出這樣話來。爲兒不知什麼欺了父親。父親道。哼。還要強詞  
硬賴。假作不知麼。爲什麼犯了害死人的大罪。到底不直說出來。還要隱瞞。這個是

欺你父親不是啊。原來父親也是一心一意道我當真犯罪。我那時又加上一萬分委曲冤枉沒處發洩沒奈何。只得答道。唉。父親當真連父親也當我是犯罪之人麼。父親道。可知你任是怨著我。也是枉然哩。我道。如此說來。連父親也是無情。爲兒這潑天冤憤。更從那裏洗雪呢。父親道。兒從小時候。從沒有捏造虛言謊騙的事。如今却變成這等性格。連你父親也欺騙起來。我曾聽說貴族之家。犯那殺人罪名的。倒也有之。我古池家從先祖以來。從沒有婦女害人性命的事。若是害人性命。受那應得之罪。也是該當。却斷不能欺詐。謊騙。可知欺詐。謊騙的罪。比那害人性命。還要加幾倍重。你是貴族的閨女。敢有這樣事麼。我道。父親爲兒那一椿。是欺詐。謊騙。爲因不知道。所以說是毫不知道。父親說爲兒犯了害人的罪。麼兒向來脚下看見一個微蟲。尙且要避道繞足而行。這個父親總該知道。難道不記得麼。兒怎敢平白地謀害人家性命呢。父親聽我這話。依舊不回心轉意。反道。你知道爲父老年心境不好。趁著勢要欺騙我到什麼田地。喏。爲父前天聽說你由薩里斯拿捕回來。就一逕

求見司官。打探長官意思如何。說你不曾招認。却推說有病。意欲博個含糊了事。爲父這纔想了法子來見你的面。須知既已犯罪。也是沒奈何好好的招認了。世間人知道是侯爵的女兒。或者圖個可憐。你可惜你。你却從頭至尾強硬著不肯招服也。不管案中已有了證據。事情已斷難抵賴。若是捏造謊言。哄騙世人。外人不但不哀憐你。反倒輕賤你。說你罪有應得。你若是能夠謊騙到底。不致敗露。依然成一個自由自在之身。爲父倒也歡喜稱揚你。如今却反加倍出我家的醜名。加倍重你的罪。過你既不招認。可見你心裏並沒有後悔的意思。以後還有重復犯罪的心。這還了的麼。我道。任是父親怎樣說。兒自己總是絲毫也不知覺。父親道。任你怎樣說辭。須知真憑實據的鈕釦。現在眼前。從那裏逃遁去。那個鈕釦。你一向是聽見說過的。你娘和我訂約成婚之時。照依我家先祖傳下來兵器徽章的款樣。嵌著我福家的F字。你娘和我對分了一副。此外就沒有相同的。將來飾在你衣服袖口上。那一天爲父見那衣服掛在牀邊。鈕釦却已不見。我就很爲詫異。想我的鈕釦莫是也遺失了。

麼連忙打開箱裏首飾盒子一看見我的F字鈕釦兩粒依然仍在並不少却一粒這就想到遺失的一定是你的鈕釦後來知道史憶茶姑娘手裏有那個鈕釦拿著這個除了你之外那裏還有犯罪的人但爲父終有愛憐兒的心我見司官之時也會辯白說凡是水裏死的人斷沒有經過許多時日手裏還能握著東西的道理就是臨死時候在水裏亂抓著東西也該放了這必是掏撈屍身之時那些工人不知做了什麼弊拿來放在死屍手裏爲父雖是恁地說無奈司官總不見信爲父又道怎麼憶茶沒有落水之時不知在岸上怎樣磕碰了頭腦傷重了已是將死又不知怎樣後來到得水裏還是亂爬亂抓忽地抓著了鈕釦從此纔當真死了這時候握著的東西任是身體腐爛依舊緊緊拿著不自在情理之中只看屍身頭上受傷就可知是未曾落水先已身死爲父說了這話司官沒一句話回答後來爲父又說兩手的鈕釦都沒有了那是很奇怪的事司官暫時想了一會說道原爲兩邊鈕釦都不見這纔當做推落憶茶的證據不能註銷司官雖恁地說但爲父這些話就好

作爲將來剖辯的張本。後來每天請過律師商議了多次。昨天又見司官。司官仍執定是推落穆洛根被他抓奪下來的。已是無可挽回。更還得審問燒死福雷曼案件。因此我兒的罪一發重了的話。父親說到這裏。神色已是疲倦非常。起初很爲憤怒。猶如呵叱一般。及至後來。又不禁現出悲傷。好似很愛憐我。又道。喏。喏。花娜。照這樣看來。你對著司官。總須招認。是你謀殺纔好。你從前只固執著抵賴。如今就要招認。也是難了。據律師說來。若是現在招認。雖則就要判斷定案。但只能得陪審官大家起了愛憐你的心。那個律師辯駁起來。也就容易了。只說害了心經。熱病心裏迷亂著。不知覺。或者可以辯個沒罪。若是固執抵賴。外間人見了你反起厭惡。任是律師本領高強也難爭辯。如今外間已有人說你強辯硬賴。以後若再恁地爲父。惟有死了罷休。喏。花娜。你須知你家中只有你老病父親一個人。總要幫助父親。快些招認。招認之後。你就是孝順的兒女爲父的。也恕了你的前罪。我兒。你快些招認。啊啊。看官。事到如今。叫我怎地回答。想了一會。只默然低著頭。沒個擺佈。忽地決了計定。

了。心。叫。道。是。爲。兒。招。認。就。是。實。在。是。兒。謀。殺。的。啊。喲。看。官。我。自。己。毫。不。知。覺。殺。人。却。要。招。認。是。我。謀。殺。這。其。間。的。苦。楚。只。有。看。官。們。是。知。道。的。請。看。官。們。推。量。推。量。我。心。中。怎。樣。難。過。當。時。父。親。却。頓。然。歡。喜。道。哦。哦。恁。地。時。纔。是。我。的。女。兒。纔。是。侯。爵。家。的。千。金。一。會。又。悲。傷。起。來。道。但。我。暗。地。揣。想。不。覺。又。起。了。悲。傷。我。想。招。認。謀。殺。雖。有。律。師。不。是。益。發。難。以。爭。辯。麼。據。那。敖。篤。禮。法。學。士。所。說。若。是。招。認。陪。審。官。們。就。起。憐。惜。之。心。他。雖。則。恁。地。說。但。究。竟。憐。惜。不。憐。惜。那。能。保。得。定。拿。得。穩。我。回。去。之。後。還。得。和。敖。法。學。士。相。商。到。底。能。博。他。們。憐。惜。也。不。能。雖。則。他。直。勸。我。兒。招。認。但。果。真。招。認。之。後。爲。父。又。要。著。急。起。來。因。此。先。要。問。我。兒。一。句。實。在。話。你。究。竟。是。謀。殺。了。纔。招。認。呢。還。是。當。真。沒。有。謀。殺。被。爲。父。逼。迫。不。過。勉。強。招。認。呢。這。其。間。我。兒。打。定。主。意。說。來。纔。好。我。想。父。親。雖。則。催。我。招。認。但。總。是。爲。要。我。免。罪。替。我。設。法。我。就。答。道。殺。與。不。殺。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實。在。全。然。不。知。我。謀。殺。他。們。但。既。有。那。些。憑。據。或。當。真。是。害。病。之。後。模。糊。不。知。著。殺。的。也。未。可。知。父。親。道。哼。謀。殺。了。全。然。不。知。覺。麼。敖。律。師。原。說。我。兒。



就是知覺總執定說是不知如今我兒這樣說話爲父見了你的模樣反倒不明白起來。若是招認到得急迫時候依舊含糊答應含糊答應下來豫審限期也完了審罷之後律師就要和你見面那時你兩人再行商量個妙計那就好了。我道。但這回豫審已是完了。司官前晚曾經說過。又說穆洛根傳不到案。就此要解往都察院定案了。父親道。呀。怕還沒有審完哩。我曾到司官那裏求請和你見面。他說非得豫審完結之後不許見面。我道。那末父親怎樣能得進來和孩兒見面呢。父親低聲道。實是這牢裏一個牢頭。從前受過我大恩。因此和他商懇妥當。纔得進來和你會面。我道。咦。私下麼。父親道。著啊。私會的哩。唉。可憐。父親身子害了病。再三沒法壞了監牢的規例。私下進來和我會面。當真世間爲父母的恁地思念兒女麼。我又說道。如此父親不如早些回去罷。兒的身體目下也甚安謐。父親毋須掛念。父親道。我自必就要回去。但尙有一件事情。方纔說過。看了你這種模樣。究竟是招認好啊。不招認好呢。偷若我定錯了主意。又是不妙。只得待回去之後。和敖法學士商量妥當。再行傳

言於你。我道。凭地時。父親再到這裏來麼。父親道。不。二次再來。很爲危險。只須我兩人私地定一個通信暗號。我回家後。差人送幾件襯裏衣衫進來。若是襯衫有一打。就是叫你招認。若是只有半打。那就毋須招認。可要切記莫忘。剛在說這話之間。那個守牢的婦女又走了進來。說道。會面的時刻已經到了。父親低聲屏氣對我道。哼。看牢人因爲奉著牢頭的令。只能如此。若是在這裏許久。牢頭要見疑的。說罷。要想起身。不料踉跄著支不起腰來。我叫聲喔唷。將父親扶起。那時候先前那個家僮也走了進來。幫著搭扶起身。領著父親出去。從此又剩下我一個人。心裏搖搖幌幌。飄蕩蕩。不知怎地纔好。約莫過了兩個鐘點前後。父親囑託人送來一包物件。連頭打開一看。乃是我平素歡喜喫的食物。兩三種。另外有一打襯衫。父親曾經與我約定。一打襯衫。是叫我招認的意思。但是無緣無故。將毫不知覺的事情。勉強說做知道。這也罷了。我招認之後。難道律師倒容易替我爭辯麼。不知父親和律師。究竟懷著什麼妙策。想那敖篤禮法學士。他本是兼任律師之職。學問最好。聲名也最高。依

著他的話行去料想不致有錯。但平空叫我招認謀殺。不曾謀殺的人。這不是真情。反是假話。如何使得。雖說招認。著能夠得那些陪審官見憐。從此就容易爭辯。但捏造假話。受取人憐。問心也自問不過。況且假說殺人。自己想著。也要害怕。萬一律師爭辯不勝。那時又將如何。唉。爲今之計。也是沒奈何。不論怎樣。只得遵從父命。照此行事。因此我就決了意。定了心。巴望著那一天早些傳喚。就好受律師保護。或能做個能見天日之身。想到這裏。別的心念。一概撇到九霄雲外。單只等待司官飭傳。呀。司官怎的。從這一天起。過了明天。又過明天。又過後天。却總不見些影響。度日如年的。過了四個早晚。回想那一天。黎那司官審問之日。離此已是一禮拜之期。到了午後四點鐘。這纔有人來喚我出去。我想我的命運。今番不知如何。雖則著急。也是沒用。那個來傳喚的人。却和顏悅色。招陪著。我就跟著他身後。又出了監牢。重進入按察司衙門裏。

## 第二十二回

待判斷已終豫審期

訊緣由初晤律師面

這回司官坐的所在。就是前回審問的去處。我已來過的熟路。早趕趁在傳喚人前面。先自跨進堂門。只見黎那司官臉上一股嚴正氣象。端坐無言。叫我坐在一張椅子上。暫且無話。他却手裏不知翻著什麼公文之類。隨說道。今天是審問薩里斯客寓燒死福雷曼男爵的案件。我聽了這話。暗想從前審問。都是憶茶的事。父親勸我招認。也是爲了憶茶一案。如今無端要問起福雷曼案件。來不由得心裏就有些忐忑不定。問道。喔。史憶茶案件。如今不問了麼。司官道。這個麼。穆洛根不到案。以外。須沒有審問的事。那一晚。下官已經告訴姑娘了。今天恰好已到一禮拜之期。到底不知穆洛根一些兒下落。那案件就要算是審結了。但姑娘若還有要說的話。儘自說來。我想司官已當我做罪犯辦理。既說案已了結。別的我也毋須招認。先前在薩里斯按察衙門。無意中招認了回來。枉受司官許多詰問。如今若只將不知覺的事說做知覺。原是容易的。但若後來一直問下去。不能一一回答。倒反有些爲難。弄巧反拙了。恁地一想。只得依著司官所說案已審結。我一句話也不答。又想父親和

敖法學士商量勸我招認。若是我，不招認。或者有什麼阻礙，但司官既說案已審結，看他模樣，必是當做我，已經招認一般。只聽司官又道：「這件案子已在薩里斯審問了結。那時據姑娘說是被那怪影子著了魔，又說是原有惡意，故意燒死的。」當因姑娘姓名是假，所以不能作準。究竟那事情是怎樣呢？我道：「全然被壁上影子嚇怕了。後來想移那蘭泊燈，不料手一碰著，覺得沸燙，陡然放手拋下，這其間毫沒假話。司官道：「哼，可是害死憶茶姑娘，心裏驚懼不安，纔看見怪影子所說那個影子。想來必定是憶茶的形容。看官們知道的，我看見的，並非憶茶。全然是穆郎面影。本該還要挺辯，奈因父親勸我招認，害死憶茶，也不便再為表白。因此我也沒有爭辯的心，不如隨口答應，是待他審結之後，好早些遇見律師。現在想必已和我父親細細的設法子。當下就答應道：「看官啊，我當回巴黎的時候，本欲用著全力爭辯，個水落石出頭一次審問，那晚極力的剖白，不料剖白不得，我早已沒了擺佈，沒了說辭，自己既分說不清，只得仗著律師之力。若是律師再分說不得，只得仰仗天神之力。如

今我花娜已不是那初回巴黎的花娜。那時雖有要想剖辯的心思。如今把這條心已撇去。九霄雲外。只有自己怪我的力量薄弱。嘆我的命運迥。司官又道。但福雷曼臨死之際。曾經說是姑娘故意澆潑煤油。將火燒著。這是什麼道理。我道。什麼道理。我也不知。福雷曼是私地恨著我。所以他心裏恁地想。若是福雷曼先前睡醒著。看見我澆潑煤油。他斷不致那樣。默呆見直。等待我點火燒他。若是他睡熟著。沒有醒我澆潑。不澆潑。他又從何知道呢。總而言之。當時他燒得十二分苦楚。心裏疑恨著我。因此有那些話。司官道。下官知道。福雷曼素來不是懷恨著姑娘麼。我道。同族兄妹。何致有什麼懷恨。但却也並不過於親愛。司官道。爲什麼並不親愛呢。我道。爲的是族兄妹。平時毫無避忌。後來家父親有意於福雷曼。說要將我許配做他妻子。福雷曼知道了也。自以爲是我的丈夫。居然顯出丈夫的體態。我心裏不願意。因此有些厭惡他。司官道。你說他有丈夫的體態。是怎樣的體態呢。我道。這個我說不上來。司官道。任是不能全說也。須能說得幾句。我道。譬如我和別人說幾句親近的話。

他看見了。就露出嫉妬的模樣。瞪著眼睛。睥睨我。後來又有許多行爲。被我看出他。居心兇險。本性不良。這就越發看不起他。料他不是大丈夫。斷不能建功立業。司官道。恁地說來。姑娘到底沒有和他成婚的心麼。我道。我向來心裏決定情願身死。不願做他妻子。司官道。但下官還有不解的。姑娘和他出了門。火車也一處坐客店也一處宿。那是何故呢。我道。那却不是。我願意的事。出門之時。我獨自一人上了火車。他隨後不知怎樣。也趕了來。一路上只威嚇我。說我一人斷不能脫逃。不如兩人同逃的好。他原是爲的要裝做我的丈夫。所以纔說和我同逃。我當時一人實也有些害怕起來。暗想。究竟投那裏去。好外面的路程。一些也不知道。將計就計。就和他一夥兒。著司官道。哼。照此看來。謀殺福雷曼的案件。也可以當做有罪。這個本衙門也不能作爲無罪。置之不論。該和那憶茶的事。同就判斷。我道。恁地也算是審結了麼。司官道。大概了結了。但明天還須審問一次。也是難說。今天就此爲止。請姑娘在那口供上錄個姓名。司官說到這裏。只聽後面書記將錄下口供讀了一遍。內中的話。

果然、一些、不錯。我當下就寫了姓名。重又喚過適才傳喚的人。送我回到監牢。及至第二天。只見司官自己親自到牢裏來。告訴我。說案已審結。快些延請律師的話。我當即寫下一封信。寄與父親。轉交與律師。我想我寫了信將這事告訴父親。從此律師來辯。也不爲遲。發了信後。一直等待。約莫過了兩點鐘。只見那律師。敖篤禮法。學士。蹙了進來。我和敖學士。從前雖則會過面。且也交過言談。但在應酬場中。所說無非是應酬常話。並沒有什麼情分。唉。如今我已做了囚犯了。除出律師以外。別的再沒有可以助力的人。見了他的面。就猶如對著親人一般。比見我父親。還要親熱些。我想。既見這人。不論什麼事。總該和他明說。婉商。及至敖學士來了。却一言不發。當著我面前坐了。停了一會。眼睛裏像是可憐我似的。只向著我看。我看他模樣。想他難道當真道我犯了殺人的罪麼。我自己該說什麼話。也毫沒個擺佈。雖則心裏喜歡。但還不免有些懼怕。却等待他先開口。只見敖律師有些張皇形容。先問我道。小姐。姑娘。你怎地會做出這等事來呢。我答道。怎地麼。我自己也不明白。總之命運不



好。敖律師道。呀。不論如何。總做成了殺人的事。我道。嘻。原來先生也說出這種話來。若是我當真殺了人。什麼也毋須爭辯。也不願再爲爭辯。只閉著嘴。張著眼。等待活受死刑罷了。如今要請先生爭辯。原爲我不謀殺人家。疑我謀殺我。爲因不曾殺人。想見了先生的面。總可以明白。若是當真殺了我。心裏抱著歉。那裏還能夠有臉見先生的面呢。敖律師又暫時沒話。只兩眼釘著我。似乎連我心裏的心事都要看望出來。好一會道。我想姑娘也斷不致於起那殺人之心。但姑娘聽說要淘古池。恰、恰、單、身、逃、出、這、樣、看、來、不、能、不、疑、心、姑、娘、有、了、這、事、既、是、姑、娘、自、知、沒、罪、却、爲、什、麼、無、故、逃、出、家、門、呢。我道。啊。喲。這事不從頭說起。總不分明。我對著先生。一句話也不用隱瞞。原原本本的說來。先生只細細辨別。就是自此我就將愛戀穆郎的事。從起初一直到今。絲毫不漏的說了一遍。敖律師深爲歎息。憐惜不堪。說道。這個全然沒有錯麼。我道。我對著求懇爭辯的先生。說了假話。不將真情說明。先生必致見疑。這事怎能辦理。敖律師道。恁地說來。姑娘並不會推落穆洛根。穆洛根是自己失足落

水姑娘想要救他上來。雖則回到家中。那時正發了心經熱病。後來病好之時。要  
告明令尊父親。因爲和穆洛根結的是私情。依然不敢張揚。直說及至聽說要淘古  
池。恐怕穆洛根屍身要露見。所以定計脫逃。那末憶茶姑娘的事。一發不知。若是果  
然。照此看來。姑娘就是絲毫沒罪。但還有一件爲難的事。就是那當作證據的鈕釦。  
既有這個證據。斷沒有別話可以分辯。或者當真姑娘迷惑之時。不知不覺害死了。  
也。自難說哩。我道。啊。那……律師道。呀。姑娘自己。雖不覺得。但難怪司官要說。  
夢中殺人的話。如今不論怎樣。他兩人性命是沒有了。到底硬說不知呢。還是招認  
知道呢。這其間。須得下個一定的主見。雖則任是怎樣說。律師都可以辯駁。但若說  
是不知道。須不論怎樣咬定。說是心經熱病之故。害了心經熱病。以致把前後事情  
全然忘了。直到推落穆洛根也。自毫不知覺。若不恁地說。怕別人聽了不信。反爲不  
妙。適纔我遇著司官。會將審問的口供。讀了一遍來的。見姑娘口供上好幾次都說  
知道。穆洛根墮水。旣已恁地說了。如今又變換過來說。一些也不知別人那裏能夠

相信必定道是律師教唆姑娘的別人這樣設想姑娘倒沒甚要緊只是律師反被人看輕律師被人看輕從此就不能說話說了人也不信如此不但姑娘的案翻不過來連律師的聲名也平白掃了地須知律師辯駁的秘訣在於知道別人疑心的所在自己先行招認任是假認屈招第一須消去衆人疑心是最要緊既消去了別人疑心這纔起了反動之力怎叫做反動力呢比如人人說你犯了罪你若不招認人家不但不憐惜你反更加看輕你若是自己先招認了別人就看得惻然起了憐憫之心以爲你雖則殺人犯罪但既能招認可見當時必有不能不殺的苦衷這纔很心下手恁地時律師也爭辯不得了唉可憐呵可憐別人這樣想來就是律師辯駁別人也不甚留意就是說話有些破綻不合情理別人也不致當場看破到得後來任是看破也就不怕了只有那一兩點鐘之間能夠動了陪審官的心他看作這案是沒罪的那就好了陪審官議定沒罪後來任是理問官告訐什麼或是司官猜疑什麼都一概不怕因此除了使陪審官心動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秘訣再者衆

陪審官沒一個不知道姑娘平素爲人。總說姑娘斷不致於做這等事。況且陪審官都是紳士奉職不受宦家俸祿。他見姑娘也是名門紳女。自是格外容易動心。但總要做出誠實不欺的模樣。使人憐憫。纔有後路。要不然就沒有法子了。敖律師指手畫腳。誠懇懇。一層一層的說來。但我還有些不能安心。問道。雖則恁地。先生竟不提我知覺不知覺麼。敖律師道。呀。這個麼。爲因未曾招認穆洛根的事。以前先說不知穆洛根的事。後來既供出知道穆洛根的事。憶茶的事。就也不能說是不知。若說不知別人定道是假。姑娘若當真不知。除了推在患病上也沒別法。姑娘那時究竟有昏迷不知的病呀。還是沒有呢。只須不記錯不說假。當時替姑娘診病的醫師也可以算個見證。請司官傳案對質。大凡律師有破綻的辯駁。總以見證愈少愈妙。多一個見證就多一層敗露的害怕。其實診視姑娘病症的醫師我已遇見過了。據說從穆洛根墮水那晚以後。姑娘的病越發重了。以前却沒有那樣利害。又道穆洛根墮水的日間。姑娘神色全然和平。常一樣。並不見有什麼病。醫師說了這話。又

斷定道。照此看來。却不能說是一些沒有知覺了。敖律師說到這裏。暫且停了一會。

第二十三回 蓮花掉舌學士教供 古井盟心律師救難

律師敖篤禮學士停了一會。又道。因爲有這些理由。所以總以招認爲是。但姑娘意中。可有不對勁的處在麼。我答道。先生既囑咐我招認。自必遵依而行。但一朝招認之後。卽或陪審官說我無罪。世上人知道這事。不論百年千載。下去總道我是個殺人女。總道我是個害死史憶茶的人。那便如何是好。敖律師道。這却管不得許多。但是比那爲了不招認。斷定罪名的辦法。總要强些。一旦照例受罰。任是期滿出獄。姑娘仍是沒臉再見世上人。我道。恁地說時。我既招認以後。必定是無罪麼。敖律師道。呀。這却不能擔保。爲因既然招認。那口供上。早已是有了罪。外人都知道了。若說要個個憐惜姑娘。這實在有些難保。但我想比那執定說是不知不覺。總好一層。所說不招認。難以辯駁。招認了。容易辯駁。就是爲此。雖則做律師的。不論如何。總須爭辯。但容易爭。辯難以爭。辯這其間。却有兩端。須要分個進退。咱們總得望那容易的所。

在。走。去。究。竟。姑。娘。看。來。還。是。那。一。端。容。易。就。請。定。個。主。意。我。答。道。既。如。此。我。准。定。招。認。就。是。敖。律。師。道。著。啊。恁。地。時。却。有。件。大。事。爲。因。招。認。知。道。之。後。姓。名。上。已。明。明。有。了。罪。名。而。且。更。要。加。重。因。此。須。把。內。中。怎。樣。情。形。想。得。妥。當。好。預。備。詰。問。時。回。答。我。問。道。所。說。預。備。回。答。是。怎。樣。情。形。敖。律。師。道。這。個。預。備。是。最。要。緊。的。我。也。種。種。細。想。過。了。姑。娘。第。一。須。說。爲。了。穆。洛。根。受。過。史。憶。茶。的。羞。辱。我。答。道。是。敖。律。師。又。道。再。說。受。了。羞。辱。以。後。因。此。得。了。病。我。又。答。道。是。敖。律。師。道。恁。地。時。堂。上。知。道。史。憶。茶。對。著。姑。娘。先。犯。了。大。大。的。不。敬。有。病。的。人。被。人。羞。辱。更。是。難。堪。因。此。姑。娘。推。落。穆。洛。根。之。後。又。受。著。非。常。的。羞。辱。我。道。非。常。羞。辱。是。怎。樣。講。敖。律。師。道。這。個。麼。姑。娘。不。是。推。落。穆。洛。根。心。裏。著。了。急。暗。想。不。能。不。告。訴。父。親。差。人。援。救。正。在。進。入。家。門。之。時。不。防。被。史。憶。茶。抓。住。依。舊。扯。你。到。池。邊。去。麼。這。些。話。很。容。易。說。的。只。說。都。官。閣。下。我。爲。了。要。救。穆。洛。根。意。欲。回。家。正。望。裏。門。那。邊。走。來。不。料。突。然。遇。見。史。憶。茶。暗。地。等。著。他。撐。開。兩。手。攔。住。我。不。許。進。門。嘴。裏。說。道。喔。唷。喔。唷。花。娜。小。姐。你。謀。殺。穆。洛。根。却。要。想。逃。走。

這是萬萬不能。穆洛根是我的丈夫。早和我定下結爲夫婦的盟約。你心裏懷恨。將穆洛根引到古池旁邊。向他勸阻。他只不聽。你更加懷恨。沒處發洩。突然將他推墮水中。如今裝作沒事。一般要想逃走麼。啻你是我丈夫的仇敵。今番我也要推你落池。纔出我胸中怨憤。說著就要將我抓回古池邊去。我那時不願再去。要想擺脫。憶茶無奈。那時身上已發了病。氣力不支。被憶茶三推兩攬。依舊走到池旁。忽地草根絆了脚。我就仰面跌倒在地。憶茶本是扯住了我。我既跌翻。想憶茶也立足不定。趁勢一跌。就墮落池中。這一回。我比先前更加驚慌。差些兒不省人事。但依舊望著家裏回來。這後來舊病又發。猶如做夢一般。什麼事也不知覺。請堂上傳問父親和醫師。就知道了。姑娘恁地說時。司官和陪審官以爲是意中的事。斷不道姑娘是假。我所勸姑娘招認的。就是這些話。這些話雖則不真。却也沒有什麼害處。將來斷定無罪之後。別人也不致看輕姑娘了。我道。先生說話實是巧妙得很。但這樣招認。已和我起先的意思不同。推落穆洛根的事。又恁地說呢。敖律師道。那個依舊照著先前

說話很好。只說姑娘受了福雷曼的欺侮。因此起了和穆洛根逃走的心。雖則在池邊勸說穆洛根。他却說是逃走不得。姑娘當時也生了氣。穆洛根見姑娘氣憤。要想過來寬解。將臉移近姑娘。身旁姑娘一面說聲不要。再欺哄人。一面拿手去推。不料穆洛根望後一退。立足不穩。跌落池中。這樣說來。是第一穩妥的。我道。堂上若問以後爲什麼逃出家門。怎地回答呢。敖律師道。那個又另有說辭。只說當時聽得父親要淘古池。暗想他兩人的屍身必定顯露出來。屍身一露。世上人將沒一個不知道。不論怎樣。總道是我身上犯的罪。我那裏還有臉面見人心裏懷著羞忿。纔起意要想逃。走到那人所不見。人所不知的地方。隱身躲避。然後再自尋短見。死了罷。休打定主意。當晚私出家門。胡行亂走的。搭上火車。不料後面福雷曼暗地看見。跟追上來。和我同坐車。裏帶我到薩里斯。恁地說時。連謀殺福雷曼一案也全然像是害了心。心病。不知不覺做成的。就是我爭辯起來。也照前一樣容易。並不費力。後來再說穆落根和史憶茶兩人都是爲了我墮池淹死。至今屍身沉沒。不得撈起。又不能好。



好替他們經營埋葬好似我置之不問喪盡良心我的罪豈不更重想到這裏心經熱病更加利害見直和癲狂一般時時刻刻看見他兩人滿身塗著泥土立在我的面前寸步不離恁地說時自然中了情理我勸姑娘所說的就是這些話姑娘務要牢記莫忘。敖律師說罷我想他的話果然有理我爲因要保扶我的聲名當下答道。是先生這的話自該照依而行但先生當真道我是明明白白害死史憶茶並不說我不知道實在使人怨憤家父親和先生的口氣和先生的意思都以爲我害死憶茶因此逃亡躲避如此看來任是司官斷定無罪世上的人百年千年下去心裏還當我是個真正犯罪的人雖則一時出了牢籠到底還是於我沒有益處因此我私心妄想總望做到世間的人都說我花娜是遭的無妄之災受的無故之罪這樣我花娜雖死不恨還求先生可憐我一片苦心敖律師道既經司官宣佈出來說是姑娘無罪還有誰疑到姑娘身上若是再要生疑那就是無理取鬧不近人情我實在管不得了。我道喜世上的人先生管不到先生的心先生自己總該管到先生既然

替我爭辯心裏却又懷疑著我我總望先生解去這一層疑心不論是誰說著什麼話不論拿出什麼證據我總不知道害死史憶茶敖律師道那個姑娘未免多心多話了須知望那司官宣佈無罪是目下第一要緊之著以外的事無論如何都可以不必管他那個不好嗎我道唉實在不好從今以後先生和家父都道我是害人性命的女子我心裏怎能安穩呢敖律師道既如此難道姑娘說以外還有害死史憶茶的人麼我答道是我全然這樣想雖則究竟有沒有我不知道橫豎我總沒有做這件事敖律師到得此時心裏儘著上下反復好半天像是有些回過意來纔相信我的話似的又停一會說道那末那個鈕釦却是怎的既是另外有人推落憶茶却爲什麼姑娘的鈕釦留在憶茶手裏我道著啊就爲這個任是怎樣猜摸總不能得些頭緒總是不解其故我眼見了這種證據心裏依然不甘還是堅執說不知不知原爲我當真不知且也夢想不到因此上不怕天下不怕地立意不肯屈招若是我有了虧心那裏能殼恁地硬挺堅持到底我素來不能做那些強詞硬辯的事如今

我。說。到。這。步。田。地。內。中。可。也。必。然。有。個。說。不。出。的。苦。衷。先。生。總。該。可。憐。見。我。替。我。細。細。揣。摩。一。番。敖。律。師。又。低。着。頭。凝。思。半。晌。說。道。恁。地。麼。爲。因。姑。娘。起。先。所。說。的。話。有。好。些。過。於。堅。執。的。所。在。我。想。來。實。在。有。些。疑。心。因。此。一。直。下。來。總。以。爲。姑。娘。是。瞞。過。真。情。隨。口。抵。賴。如。今。漸。漸。想。到。姑。娘。的。話。遮。莫。是。真。那。個。鈕。釦。證。據。反。莫。是。假。麼。我。道。先。生。若。恁。地。想。時。真。是。我。花。娜。萬。一。的。希。望。了。敖。律。師。道。但。果。然。這。樣。想。時。就。不。能。不。猜。到。以。外。的。罪。人。究。竟。以。外。的。罪。人。是。誰。呢。我。道。着。啊。是。誰。呢。看。官。我。嘴。裏。正。說。着。是。誰。呢。三。個。字。心。裏。忽。然。起。了。一。股。最。可。怕。的。疑。心……是。誰。是。誰……莫。是……啊。喲。我。自。己。知。道。我。的。猜。疑。容。易。鬧。錯。從。前。下。來。凡。是。我。猜。疑。的。事。都。是。錯。誤。因。此。我。胸。間。猶。如。天。上。慢。了。烏。雲。想。到。了。心。頭。卻。又。不。敢。出。口。也。不。能。寫。到。這。書。上。來。那。時。敖。律。師。也。似。不。知。猜。疑。到。什。麼。處。所。暫。時。低。着。頭。閉。着。眼。在。那。裏。癡。想。一。會。他。擡。起。頭。來。適。值。我。也。剛。剛。把。頭。舉。起。兩。人。不。期。而。遇。眼。睛。對。着。眼。睛。恰。好。打。個。照。面。這。兩。人。眼。光。之。中。好。似。都。有。悶。葫。蘆。的。心。意。兒。藏。在。裏。頭。彼。此。不。言。不。語。心。照。不。

宣但卻都知道各有各的猜疑。只差沒有說出就是了。敖律師着實嘆息了一回。纔道。這個實在出人意料之外。這個罪犯必然另有其人。都被他逃在法網之外。究竟是誰。雖不敢說。但姑娘是個無罪之人。如今我已相信到十二分。從前姑娘直說無罪。我心裏總有些疑心。實在我敖篤禮瞎了眼珠。對着清淑的姑娘。說那些無理的話。還要望姑娘處處恕我得罪。我道。先生何必說這話來。只要先生能恁地原諒我。比什麼也感激喜歡我得了。先生這幾句話身上的勇氣已加上好幾百倍。以前我無論怎樣說法。見直沒一個人相信。實在叫人淒苦。如今既有先生相信。這以外的人自然漸漸的也相信起來。常言道。公道自在人心。以後我花娜就有再見天日之望了。敖律師道。就是我也越發容易爭辯。以前爲因心裏不能信着姑娘。以致冤屈無罪做有罪。卻把姑娘案內的真情。拋在腦後。只在我怎地辯駁上用心思。暗想我若辯駁不勝。從此就倒了楣。須做律師不得。爲了這個。正自着急得不開交哩。如今既知姑娘是無罪之人。無論怎樣一發該盡力爭辯。若當真爭辯不成。那時任官司。

斷定姑娘有罪我也平心靜氣沒甚怨恨了從今以後我總替姑娘盡心盡力不辭勞瘁要探出那真正犯罪之人我答道先生恁地時我也振起精神力圖發奮任是官司怎樣判斷定案也不害怕了敖律師道呵呵實在有趣得很姑娘能夠如此將來上了公堂仍須照着我先前的話說是被憶茶推倒在地趁着姑娘跌倒的勢頭憶茶也跣立不穩兀自跌落池中若是司官相信這話說姑娘是無罪這以後誰也不要告知只我和姑娘暗地下探索真犯若爭辯不得司官不信斷定姑娘罪名我就對令尊侯爵說知姑娘冤屈請侯爵趕快設法任是古池家傾家蕩產也要獲到真正犯罪之人我答道是我也是這樣打算敖律師道既如此以外也沒甚商量的事只決定這個主意不可變換等待審斷日期至於我爭辯的方法也決定如此斷不改動了敖律師說了這話以後還將善後事宜說了許多末了又約定每天來看顧我說罷這纔起身回去以後敖律師果然不負所約每天從按察衙門回來還走到我監牢傍邊教導我到堂上時怎樣審問怎樣回答又告訴我爭辯的話那裏應

該移改那裏應該添補那裏應該執定不變。雖則內中有多少變通之處。但大體主意仍然守定前說。並不改換。光陰迅速。一轉眼早過了十天之期。已到了定期審問那一天。

第二十四回 待決牢忍淚強爲歡 都察院關門初訊案

我的定案。原在十月初十那一天。世上人不知疑我到怎樣。這其中相信我清白。冤枉的只有一個人。那人是誰。就是律師敖篤禮。法學士敖律師起先也疑着我。以爲我是害死史憶茶。故意裝做不知不覺。意欲抵賴。直到那天談論下來。纔知道我是冤屈無罪的人。從此起了不平之氣。任是粉身碎骨。也要救我性命。出我火坑。他爲我這樣熱膽忠心。真可算得有情有義的好友。偌大世界。普廣天下。只有這一個人了。我既得了這個熱心的好友。因此司官定案。全然不怕。任是不得伸冤。不能理屈。也還有信我知己的一人。況且這個人。在當今律師之中。要占第一等有名的位置。若是這個人爭辯不得功勞。以外的不必說。更是沒有指望了。我想我這樁案件。任

是天塌了下來地陷了入去斷沒有還能爭辯之理我早已絕了這個妄想丟了這個癡心但得教律師替我爭辯一番我雖則送了性命也是無恨看官啊這最長久的監牢日子過了今日又過明朝早已是十月初十之期這就是我花娜命運臨終之日雖則胸無窒礙但總不免擾亂不安不覺天明日出頓然到了早晨九點鐘教律師和我父親同進入牢屋裏來父親的容貌比那初次私下進來的時候已覺得好看了些臉色也嫩少了許多病也略好了先前進來時滿臉憤怒之色今番卻變了一種悲傷的形容勉強露出笑來對付着我料必教律師安慰了父親父親已知道我是沒罪麼只見父親先握着我的手說道花娜啊你可莫怪怨爲父的爲父一直疑着你那是爲父的過惡哩我道父親父親拋去了疑心麼父親道是啊如今解了我的疑了教學士和我種種說來這纔將疑團打破所不能解的只有鈕釦一件事我道啊喲如此說來父親雖則打破疑團心裏還有疑心不能盡去哩父親道鈕釦的事如今也毋消說了但願早日辯勝出了監牢爲父心願已足我要想承繼的

福雷曼得了那樣結局。這時候爲父。雖則活着。任是怎地康健快樂。我兒不在面前。也是無益無望。不論殺人。不論什麼都好。我兒依舊是我兒。倘得一朝釋放出來。世間的人還有什麼議論爲父。就帶你找一個安樂處所隱居起來。免得聽那些煩惱的口舌。那個處所只要太陽光照得到。任是沒人也好。我兒總須不忘爲父養育之恩。重做我的愛女。和爲父再敘天倫之樂。只要我兒不怪爲父爲父。就是再受些苦。也不在心裏。若我兒再有個三長兩短。我家沒有了子婿。連送你爲父終的人也沒有了。喏。敖篤禮先生。你如今既立意幫助老夫。沒奈何只得格外辛苦些。若是不幫助小女。老夫惟有和他同是一死。父親說這些話。滿臉的誠懇淒涼。不由的使人憐惜。比那先前當我說假呵斥我的時候。又另是一種景象。我到得此時。暗想我捨掉我恩深如海的父親。隱身逃出家門。不覺身上起了幾萬的寒粟。敖律師也是淒然模樣。聽了我父親的話。說道。呀。侯爵母須傷心。目下憂愁也是無益。究竟這事我能辦得了。辦不了。只看府上的運氣。我從接手以來。就知道這件事爲難。雖則用了方



法。行。那。手。段。倒。底。能。行。不。能。行。實。在。不。敢。逆。料。妄。斷。橫。豎。我。發。了。這。個。願。心。總。得。竭。盡。我。的。人。事。今。天。侯。爵。暗。中。裝。做。聽。審。的。人。一。直。竟。往。按。察。司。到。得。裏。面。須。要。心。平。氣。靜。和。沒。事。人。一。般。又。要。傲。然。不。羈。做。出。令。媛。實。是。沒。罪。的。氣。象。若。是。侯。爵。臉。上。現。出。悲。傷。愁。苦。的。面。貌。旁。邊。看。見。的。人。必。定。又。要。疑。心。道。是。令。媛。當。真。犯。了。罪。所。以。侯。爵。恁。地。焦。憂。着。急。只。這。一。層。就。可。作。爲。有。罪。的。憑。據。人。人。恁。地。想。時。那。就。壞。了。大。事。須。知。司。官。和。陪。審。官。們。第。一。先。要。看。侯。爵。的。臉。色。若。見。侯。爵。十。二。分。的。閑。靜。這。其。中。就。要。估。量。到。令。媛。或。是。冤。枉。那。纔。有。個。指。望。哩。父。親。道。着。啊。我。也。是。這。樣。想。我。只。現。出。笑。臉。連。眉。也。不。繙。喏。你。看。罷。說。着。將。頭。擡。起。又。立。起。身。來。走。了。兩。步。誰。知。一。面。叫。敖。律。師。看。一。面。已。在。那。裏。流。淚。隨。又。嗚。咽。說。了。一。句。我。一。概。知。道。就。是。了。就。把。頭。低。了。下。去。不。做。聲。了。我。道。父。親。切。莫。恁。地。須。知。兒。若。是。沒。有。罪。被。官。府。枉。殺。了。那。是。按。察。司。的。審。斷。不。明。兒。雖。死。之。後。自。己。也。沒。有。什。麼。羞。恥。如。今。兒。自。己。已。是。定。下。主。意。也。不。啼。哭。也。不。悲。傷。父。親。若。再。恁。地。時。反。將。事。情。遺。誤。因。此。只。求。父。親。一。句。話。任。是。

兒上了斷頭臺臨刑之時。身體已跌倒死了。父親也要露出笑容。不可稍有些哀傷之色。這就是爲兒一生末了的私願。父親道。唉。罷了。我就聽你的話。教律師既說辦不到。不辦到。看咱們家門運氣。我也就聽了蒼天置之度外。但還有一件事。就是投到都察院衙門時候的衣飾。照着教律師的計策。須得穿那好看華美的衣服。須用嫩黃素地緞子首飾。用紅寶石。却不相宜。須要一色用水晶爲因。水晶俗語說他是件晦氣東西。戴此水晶。可見得你原是無罪的。只因運氣不好。這纔上到公堂。住那牢獄。叫司官們大家知道。這意思着啊。我兒快些更換起來。好預備都察院來傳喚呀。父親那時把從前一片氣憤我的心腸。都改成無邊的憐惜。替我殷勤指望。我只望父親歡喜。因此更不敢露出憂容。鼓起一股子勇氣。凜然立起身來。換了衣服。專等傳喚人來。不一會。果然一個差人奉着都察院命令。前來傳喚。父親先起身。家僮在前領導。走了出去。我和律師敖篤禮跟着差人。一起出了廊下。從這監牢門口到都察院衙門。差不多有三里路。遠近走了好一會。只見到一所極高大的房屋。屋

外四面圍着鐵闌杆。下面用光石鋪成。原來是廊下。廊下走盡之處。就是都察院公堂。三人漸漸到了公堂門前。遠遠已聽見門裏一陣聲音。猶如微風吹擺那樹梢頭。蕭蕭瑟瑟的搖響。暗想莫是裏邊聽審人列滿了。在那裏擁擠麼。當由差人推開堂門進內。先有一個小閣似的。列着三面屏門。穿過小閣。又推開玻璃門。裏面纔是法堂。我剛剛前脚第一步跨進法堂。不料那些聽審人早已立刻推搖哄動起來。幾乎把耳朵也塞住。四周一望不見別的。只見無數人頭在那裏攢動。當時我也不知有多少人。後來聞得當差的差役們說。這一天開通接連的三個法堂併作一個查計。那些聽審的共有五千多人。我那時聽了偌大人聲。見了許多人頭。不覺胸間的氣立刻湧逆上來。覺得臉上比火燒得還熱。暗想他們肚子裏不知怎地。設想料必也有輕藐我的。也有憤恨我的。也有憐憫我的。也有嘆息我的。更不知他們還認得我。是古池家花娜麼。想到其間。眼睛面前陡然一陣昏暈。什麼也看不見。心裏搖搖幌幌。不知望那裏走的好。脚下也不知是着了地。還是踏了空。卻如端着極柔極軟的

棉花一般。幾乎站立不定。只覺得在前領導的律師。一手牽着我直望前走。到了都官面前停住了。頓見都官不知說些什麼。可恨那話聲。再也不能入我的耳。卻被那四面人聲。直逼過來。我的聲人的聲。全然不能分辨。這個情景。好如我的頭藏在一口大鐘裏面。將頭四面去撞。八方都是聲音了。後來閉了眼睛。低着頭。勉強將心胸擺定。覺得四面也漸漸沉靜了許多。但聽得耳朵裏。有那書記官。在那裏宣讀。最悲苦。最淒涼。我的犯罪口供。文書起初也不知說的什麼事。到得將要臨了。纔微微聽得說道。此案實由被告福花娜犯二次謀害人命之罪。業已審明。應即斷擬的話。那時候不知是誰。覺得忽然有手擱在我的肩胛上。我這纔擡起頭來。原來赦律師手裏。拿着一個孟子。內中盛滿了冷水。遞給我。我也管不得甚的。取過來一飲而盡。從此心地略略清爽了些。先張眼看我身傍。只見都官年紀約略已過五十歲。那容貌柔和之中。卻還帶着威風。端端正正的坐着。前面列着公案。卻好和我對面。都官右邊。又坐着一位。想必是巴黎按察司的理問官。特地派他解過案卷來聽審的。都

官與理問官之間。又斜坐着一位。就是書記都官左首稍後些。又坐着十二個人。一望而知都是些紳士。想必因爲要定我的罪案。延請他們前來做陪審官了。陡聽見都官緩緩向着我說道。適纔書記讀過了。被告於八月初二晚間。起意推史憶茶姑娘墮水致死。到九月初七晚間。在薩里斯客寓裏。又燒死福雷曼男爵。共犯有兩起。謀害人命的重案。因此就得照例定擬。先前按察司已審問過了。那推落史憶茶的事。斷然不錯了麼。都官說到這裏。法堂上滿場的人。真似鴉雀無聲。和入了無人之鄉一樣。我心裏也並不着急。因有律師預先教導我答辯的話。當時凝一凝神。把律師說的記憶起來。大着膽子。詰問都官道。咦。我並沒有推落憶茶。原是他自己跌下去的。我這話剛纔說完。那按察司理問官。突然立了起來。對着都官啓道。都長官閣下。看那從前審問口供。被告起初對着司官說是全然不知害死憶茶的事。後來司官詰問。說必是起了心經熱病。如在夢中之時。推他墮水的。被告答道是。或竟是恁地。也自難說。下官想當時醫治被告的醫生。應該知道。則個。因此已將他作爲見證。

人帶同來案。如今請在審問被告之前。由下官先向醫生質問一番。都官依着理問官的話。先將醫生傳進。理問官奉了都官的命。向着醫生問我八月初二那天的情形。醫生先立了個不說假話的誓。纔答道。從七月中旬起。替花娜姑娘醫病。到得八月盡邊。已全好了。理問官道。八月初二那天。花姑娘的神色。可是和平常一樣麼。醫生道。是。是。照常的。理問官叫醫生退下。又對都官說道。今番審問。不知可有。不滿意。不甘服的人麼。理問官一面說。這話。一面拿眼睛。看着敖律師。又道。從前在薩里斯公堂。也審問過。兩處的供案。合勘起來。這起案子。已和水也似一樣明白了。但方纔據被告所說。道是被告並不推落史憶茶。乃是他自己跌下去的。這話。被告。先前在兩處公堂上。都不曾說過。還得請長官留意說罷。仍復坐了原位。只見敖律師跟着立起來。說道。現今理問官自己先護持豫審的問案。這是暗地先事預防。塞住被告的嘴。理問官的意思。道是被告要求都官。翻改豫審口供。麼。理問官道。那個本來沒有辯駁的限制。本官因核起兩邊審案來。已是極細密周到。並沒有什麼疏漏之處。

至於被告兩邊審案沒有供出。今天忽然說出這兩句話來。因此不能不留意。看官啊。原來那個理問官好似早已猜到。我說的話是由律師教導我的。只聽得敖律師又道。豫審雖則審結。但法堂上卻是方纔審起。再者被告是個小心弱的年輕女子。望堂上切莫威嚇。以致阻住被告的供詞。擾亂被告的心意。理問官道。可知這案原原本本。已都載在罪狀上。請長官直將那證據審問一番。都官聽了這話。照依而行。就在桌案上軒起一方白布。下面露出那個鈕釦來。隨手拿來擺在我面前。指着問道。這個東西可知覺麼。

## 第二十五回

挾遺書理問官作證

騁雄談辯護人翻供

都官拿過鈕釦之後。我就取在手裏。答道。是。卻曾見過這個。是母親傳留下來的遺物。都官道。從前末了。看見這東西。是什麼時候。我答道。末了。是在前次豫審。司官那裏。看見的。司官道。呀。不是。乃是裝飾在你身上呀。我道。從八月初二日晚間。直到重發舊病之前。確是飾在衣服上。都官又取出衣服指道。可是這衣服麼。我答道。是。豫

審堂上也曾問過。我原答應是的。都官道。怎地將這鈕釦遺失呢。我道。那回豫審官問我。我也說不明其故。如今想來。大半是史憶茶墮水的時候。手裏握着這鈕釦。跌下去的。那時滿場聽審的人。個個都要聽我的回答。都是擡頭伸着脖子。悄然無聲。如今見我說出這話。大家似乎有些詫異。連都官理問官也不免喫些驚。都官隨道。哼。原來憶茶墮水時候。握着跌下麼。望你再仔細伸說一番。究竟憶茶怎樣跌下。又怎樣能握着這鈕釦跌下。我剛剛要把敖律師教我的話。回答出來。不料敖律師突然立起。答道。長官閣下。這個處所。被告卻難以伸說。爲因內中有許多來因去跡的事。即使說來也難。連貫明白。因此本律師願代被告伸訴一番。不知長官允許麼。都官當時答應下來。敖律師得了允准。先說穆郎的事。從我在古池旁邊和穆郎相遇談心之際。穆郎失足跨在池外。跌落水中。直到我因欲通報父親。差人去救。回到家。中前前後後。明明白白說了一遍。說罷。都官點頭說道。原來先前有這些關係的緣故。但則被告須得回答。本院方纔問的話。究竟史憶茶怎地能夠握着你的鈕釦墮



水呢。我答道。我將要回家之時。不知何故。憶茶暗地躲在我家二門背後。以下我就將教律師所教導的憶茶意欲推我墮水。硬拉我到池邊。我那時氣力不足。被他推擠得利害。不防在石根上一絆。望後仰面跌倒在地。憶茶牽住我身。趁我跌倒之勢也。立脚不穩。跌落池中的話。數說一番。我剛說完。教律師又立起來。伸訴憶茶愛慕穆郎的事。並道。明憶茶向來的性質。以及素日的行爲。接着又道。這種女子嫉妬心。必是重的。料想當時他到古池家。見被告和穆洛根不在。要去找尋。望那池邊走去。恰好聽見被告和穆洛根兩人說話聲音。停住脚步。在那裏竊聽。及至穆洛根跌落池中。因驚生妬。立時起了歹心。定要推擁被告前去。這是一定不易的理。凡是知道憶茶情性的人。不論是誰。都該相信。這個總之被告所供的口詞。見直沒有一些兒。不明的處。在教律師說罷。依舊歸了座。那理問官默然聽了半天。聽畢。將眼光向公堂四邊一望。又立起很爲嚴厲的身體。駁道。如今本官有一句話。要知此案有許多證據。現在着並無絲毫疏漏之處。內中最可惜的。只有案內要證穆洛根不知去向。

一條。若照全案說來。被告第一。先有謀殺穆洛根未成的嫌疑。這個嫌疑就是審問此案。起初緊要的緣由。殊不知以外還有比穆洛根嫌疑更重的事。再者穆洛根卻不曾受傷。依舊活在世上。已是明白穆洛根既沒有受着被告什麼害。因此被告對着穆洛根的嫌疑。在前次豫審以後。已可算是註銷。但穆洛根對着此案的被告。也是緊要的證人。爲因這個證人不知去向。所以本官纔開了大會審堂。但內中還有細情。譬如穆洛根雖不到案。以外有許多證據。也可以定擬被告的罪名。既然有可以定罪的證據。爲了一個證人不到。再耽延下去。那卻是不能的事。因此本長官並不認起穆洛根的事。免得被告空受冤屈。被告和律師卻趁着穆洛根沒有到案。說出這意想不到的話來。方纔被告所說。因爲穆洛根自己墮水。要想替他求救。回到家中。卻被史憶茶遇見。要抓他回到池邊。這些話竟是意外的事。被告好幾次在豫審堂上。從沒有供過這話。豈不是正因穆洛根不到。可以任意亂說麼。被告既然看得恁地輕藐。可以隨口亂說。本長官自然也不能不提議穆洛根的案件。可知穆洛

根不到果然正中被告的下懷。但須有穆洛根親筆自書的信也可以作爲憑證。現在這裏既有這封信。任是穆洛根不到案。究竟他和被告有怎樣的來往情跡。被告對着穆洛根是怎樣的心情。又果如被告所說。穆洛根是自己失足落水。不是被告的話。和那真情。果能符合。不能拿信一看。種種的事情。都可以顯然明白了。理問官駁罷。滿臉驕矜的氣色。又迴頭向滿堂望了一遭。啊。理問官原來要將穆洛根恨我罵我的信拿出來了。只聽理問官又道。這封信已經請那精於辨別的人看過。說確是穆洛根親筆所書。被告改名花娘。做了福家英的妻子。住在薩里斯監獄。病院之時。穆洛根怨恨被告。無情纔寫下這封信。被告自己也曾供出是穆洛根本人寫的。如今就請書記官高聲朗誦一遍。話聲未了。書記官已轟然立起。展開信紙。提起嚜子。兀自念誦起來。看官們早已知道那信上的話。穆郎自己也道我有意害他。說出無數怨恨的話。在我耳朵聽來。竟然沒一句不是供出我的罪名似的。教律師前在豫審公堂。也看見這封信。莫要如今見了。又色變身顫起來。就是那些聽審人。

聽了也有些感動。但依舊萬籟無聲。只有書記官讀的那種淒切聲音琅琅遞到耳朵裏。那公堂上五千多人。個個在那裏屏着息。手裏捏着兩把汗。我要想擡頭無奈。脖子下面像有人拉牽似的。越越地漸漸低了下去。疑惑頭已着了地。啊。啣可憐。爲了我發那癡情。一生只鍾愛於我一人的穆郎。怎的竟寫出這等怕人的信來呢。敖律師當那書記官未讀以前。爲何不早些想到辯駁呢。料必這件事。天地不容。我再也。不能爭勝。心裏已如受了臨刑宣佈一般。那書記讀了有一點鐘時候。纔把那封信讀畢。依舊復了坐位。只見理問官又立起來道。這封信。已是情實也。毋須得再待。穆洛根到堂。只看內中的文句。有那一個。人不害怕的。被告還有何言。旣說是穆洛根自己落水。對着他。這封信。又怎地分解。信內有道。

卿乎。卿苟非有意排僕。則卿腕際何得若是強大之力也。

僕不意卿腕力若是之強大。致退後四步許。踉蹌躓跌而墮於池。

卿於他人。可以僞言出之。對於身自受殃之僕。豈猶可以僞言相欺乎。卿固立意。

欲殺僕者也。

有這些明明白白證實的話。被告還有什麼。嘴口能夠分辯說穆洛根自己跌落池中。任是違背法律。須也不能抹去這話。將此案註銷。哩被告方纔的話。雖是巧於置辯。這等案件。長官那能憐惜被告。是個年幼的女子。就迷惑了斷案的路途。還要請長官格外從嚴的留意。說到這裏。教律師又起身道。理問官的辯駁。本律師一發不明白了。被告並沒有推落穆洛根的嫌疑。乃是對着史憶茶的嫌疑。那封信對着穆洛根原可作爲證據。但於史憶茶身上。一點兒干係也沒有。理問官既是如此。看重那封信。卻爲什麼不另開個謀殺穆洛根未成的大會。審堂若那封信。果然是真被告。第一層先該問那推落穆洛根的罪。既然說是不提議穆洛根的事。已將審案註銷。理問官自己不是已當作那封信毫無用處麼。又不是當作那封信上寫的話都錯誤着不足爲憑麼。至於被告並不見了那封信。害怕惟其不怕。所以本意欲將那封信留下。日後交給包探。煩他們去訪查。若是見那封信。害怕時須早拿來一把火。

燒了滅了痕跡那裏有恁地獸人還留着自己加自己罪如今既不燒滅原爲那信上說的全是誣言不作爲證如今被告不說別的卻情願理問官留下那封信作爲證據另開一個謀殺穆洛根未成的大會審堂理問官若果真另開會審堂被告自然也能剖辯明白如今既不開會審先自出頭剖辯那全是旁枝側節與正案無干因此本律師毋須剖辯惟理問官並不核斷對着穆洛根的罪卻單單取出那封信來那是很詫異的事情料想因爲史憶茶這起案件被告剖辯得十分有理理問官找不出破綻又沒有反駁的手段萬不得已纔找出那些另生枝節的事來教律師這一席話真可算得蓋世的雄辯說罷歸了座理問官接着起身又道適才聽律師意外的爭辯本長官所以不開謀殺穆洛根未成的會審早已說明爲因穆洛根不知下落不能到案之故並非爲害怕這封信若是穆洛根現在就難保不另開會審至於史憶茶的事件適纔不曾辯駁也並非下官沒有辯駁的話因爲知道本長官必定還有駁問的所在意欲等待本長官駁問之後然後下官再把話講來看官啊。

理問官和敖律師兩人彼此爭辯。兩不相下。內中那一個說的是那一個說的不是。我自己也不能判斷。我覺得聽敖律師辯駁時就以爲於我身上必有益處。必能再見。天日及至聽理問官辯駁時又以爲於我身上到底沒有挽回。必不能再見。天日。兩人迭次換說我的心也兩番迭次變移。究竟有益無益。只能聽那都官的明斷了。他兩人辯駁已了。都官靜悄悄地對我道。若照姑娘所說的話。史憶茶推倒了你。氣力過大。連他也趁勢跌落池中。果然這話是真。姑娘就什麼罪名也沒有了。但姑娘在豫審公堂並不供出。直到如今隱藏在肚子裏是什麼緣故呢。都官這話果然問得利害。但敖律師爲了這個不知費了多少心思。想了無數方法。教過我好幾次。當時就爽快快答道。我自己也莫明其故。豫審公堂審問之時。全然忘了。都官道。怎麼忘了。怎地全忘了呢。我答道。史憶茶的事。究竟怎樣。全然忘了。任是怎樣思索也記不上來。因此只答道。不知不知。及至豫審已了。心神復了。原被敖律師再三盤問。說不是這樣麼。唉。不是這樣麼。律師說了這兩句話。我這纔忽然記憶起來。我起

初因穆洛根墮水的時候過於驚嚇失了常態後來的事就一些不留的忘了直到近來纔漸漸想出來一則爲因舊病全愈二則實是出於敖律師之力我暗地不住的禱謝天神敖律師那天教我這話時道如此說來都官必定見信如今都官究信也不信呀原來竟是不信的形容。

第二十六回 辯遺忘老醫生質詞 籲冤枉無名女出首

我回答都官的話原是无理取鬧的我自己也在害怕擔憂都官不信自在意料之內誰知敖律師抱着這話不論怎樣定要打通此關斷不肯稍爲退後他待我剛剛說罷又立起來對都官道長官閣下被告所供的話原是叫人詫異在豫審堂上曾經說是不知史憶茶的事如今又說是被憶茶推倒憶茶趁此落水前後的話毫不相符理問官好幾次請長官留意也是情理當然就是本律師聽了起初也十二分疑心以爲被告或竟是捏造出來意圖遁飾抵賴後來再三細細研究纔漸漸知道這些事情是真若是疑心那個只須察核被告當時體氣就容易分辨了被告從



先。前。害。了。心。經。熱。病。纔。得。略。好。起。牀。他。的。心。神。記。性。實。不。能。說。是。康。健。完。足。不。康。健。不。完。足。的。被。告。陡。然。看。見。穆。洛。根。落。水。心。裏。怎。得。不。驚。驚。得。過。很。了。以。致。現。了。舊。病。復。發。的。朕。兆。這。個。已。是。顯。而。易。見。一。定。不。易。的。理。了。當。其。現。了。舊。病。復。發。的。朕。兆。以。後。卻。又。遇。見。史。憶。茶。一。件。事。情。因。此。被。告。至。今。把。那。事。忘。了。這。是。毫。不。足。怪。的。這。就。是。俗。語。所。說。猶。如。隔。世。的。一。句。話。據。本。律。師。所。知。道。的。向。來。也。有。好。幾。種。的。舊。例。哩。敖。律。師。說。罷。就。坐。緊。接。着。理。問。官。又。起。立。道。律。師。說。是。被。告。心。神。記。性。不。好。不。知。律。師。有。什。麼。證。據。說。出。這。話。來。方。纔。醫。師。已。經。作。證。說。過。那。時。被。告。的。病。已。全。然。復。了。原。並。無。不。康。健。的。病。狀。律。師。所。說。猶。如。隔。世。四。字。實。是。牽。強。附。會。之。談。敖。律。師。接。着。說。道。牽。強。附。會。不。牽。強。附。會。如。今。只。請。再。將。醫。師。傳。案。審。問。一。番。可。知。那。一。天。晚。上。被。告。心。病。雖。則。將。要。復。原。但。眼。見。穆。洛。根。墮。落。池。中。就。埋。下。舊。病。復。發。的。根。即。使。不。是。爲。了。心。神。記。性。不。好。忘。卻。也。是。爲。埋。下。復。發。舊。病。的。根。忘。卻。的。本。律。師。起。先。也。自。懷。疑。及。至。聽。見。醫。生。說。凡。是。害。心。經。熱。病。的。人。每。有。忘。卻。前。事。猶。如。隔。世。的。弊。這。纔。

相信被告的事情。確然是真被告。既說在豫審堂。儘供着不知不覺。後來纔漸漸記憶出來。更可見得是出於至誠。萬無飾詞之理。但理問官既還有疑心。放決不下。自不能不再向醫師問取一句實證的話。理問官道。敖律師所辯並無別的新奇之說。所以不必再取醫師的證言。如今就姑且退讓一步。當作被告果是爲了心病忘卻的。但既然忘卻。到猶如隔世。卻怎地又記憶起來。方纔被告說是由律師盤問被告。不是這樣麼。唉。不是這樣麼。兩句話就忽然記憶起來。忽然兩字。真是最容易。最快的記憶方法了。既是恁地容易。快速。先前到豫審堂上好幾次。就早該忽然記憶起來。爲什麼必待律師盤問纔能記出呢。被告說是被律師盤問。試問律師是怎樣盤問的。爲了怎樣盤問。纔忽然記憶起來。請長官將律師盤問的話細細詰問一遍。都官聽了這話。果然照依而行。對着我問道。是啊。被告由律師怎地盤問。纔把前事記憶起來。須得詳詳細細供說一番。看官啊。我並沒有料到都官有這一問。就是敖律師先前也沒有豫先想到將這話的答詞教導於我。或是敖律師已經教導於我。

我一時忘了麼。我怎樣回答好呢。我正在迷惑着爲難。敖律師看見早已知道。突然立起。要想替我代答。剛纔叫一聲長官。還沒有望下說。不料都官當這一句問話。是要緊的關節。不許敖律師代言。卻攔住了。又問道。怎麼被告不回答。麼。究竟忘了。猶如隔世的事情。怎樣盤問。纔記憶出來。我沒奈何答道。是……那個……盤問之時。有許多說話哩。司官道。既是許多。只一節一節明白說來。我又答道。是……那個……是那樣的……或是問起穆洛根墮水之後。不是遇見史憶茶麼。我前前後後細細想來。這就忽然……緊接着司官駁道。呸。這些情形在豫審堂上。也不知問過幾次。難道直到敖律師盤問之先。竟永遠記不起來。敖律師一問就記起來了麼。我答道。是當真……是這樣……看官們聽我答出這話。請估量估量我的苦楚。我這答語。果然是不錯呀。還是錯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惟有將眼睛瞟着敖律師。偷看他。的形狀。誰知敖律師一些也不看見似的。只裝起至誠的臉相。恭恭敬敬坐在椅上。也不知他心裏究竟道我的話是好是歹。料想他也是沒話回答了。若是有話回答。

就該立起身來替我設法彌縫補救。那時只見理問官臉上早已起了得勝之色。肚裏早已生了得意之心。立起來又道：長官閣下，請再把醫生傳喚上堂，將被告經律師盤問，記得遇見史憶茶沒有。當時被告究竟有無將前事記憶起來。請長官再行一問。都官聽從理問官說，果然又傳那醫生上堂。醫生回答的話就是：我一生命運盡頭之處，究竟醫生怎樣答辭呀。我手裏捏着一把汗，張着耳朵聽。只見他答道：果然是如此。我替被告診病，在八月初二早晨，那時的病已是全然好了，不該忘卻。猶如隔世，但若遇見什麼非常驚嚇之時，就有復發的被告，果真是舊病復發了。復發以後的事，很容易忘卻，也有猶如隔世的情形。醫生說出這話，可見是有恩於我了。只聽又道：但將忘卻的事重復記憶起來，卻不是容易的。據醫學家說來，這其中有兩種情形。第一種，病愈之後，重到先前做事的原地方，纔能記憶起來。若到了原處，記憶不起，或者重發舊病之時，忽然記憶起來，這是第一種情形。第二種情形，乃是近今一個名醫考求出來的真理。這個真理沒有現出的時候，誰也不知道有。

這第二種情形。回來凡是重到原處記不起的事情。總當做永遠記不起了。誰知內中真理卻不然。凡是再發舊病的。在那發的時候。也能記憶出來。及至病好。隨又忘了。醫生說出這種新奇話來。都官又問道。恁地說時。那人舊病雖愈。若不到原處。終不能記憶起來嗎。醫生道。是。若是當真忘卻。猶如隔世。斷不能重記起來。看官啊。醫生末了兩句話。不是重又叫我失望麼。敖律師廢了多少心思。教導我許多方法。到如今。竟然是全功盡棄。咦。誰知都官還不能放心。又向着醫生問道。恁地時。真正忘卻。猶如隔世的是。怎樣的呢。都官這一問。更是奇妙得很。叫人猜摸不到。只聽醫生答道。向例害心經熱病的人。不論什麼事。一概都要忘卻。及至全愈之後。漸漸記憶起來。內中有那不論如何。再也想不起來的。就叫做猶如隔世。其實全愈之時。任是別人盤問他。也一概不知不覺。一概不能記憶起來。這纔叫做猶如隔世哩。都官道。恁地時。這被告直到如今。全然忘卻。在豫審堂上。好幾次詰問他。也不曾記憶出來。這樣能夠算做猶如隔世麼。醫生道。是。這就是猶如隔世。這種忘卻。真算是猶如隔

世了都官又道。既然是猶如隔世。譬如本人再到先前做事的原處。或又發了舊病。可是除這兩種情形之外。再也不能記憶起來。麼。醫生答道。是其實如此。看官啊。請想一想。這醫生所供的證詞。這個供詞。全然和我的供詞反對。我說是忘卻的事。能夠忽然記憶起來。醫生卻說。斷沒有忽然記起的理。我的命運。就被醫生這話。送斷了根。但敖律師對着我。將要斷送的命運。還要想挽回過來似的。突地立起身來。對司官道。適纔醫生的話。本律師都已聽見於被告身上。卻有不大穩便之處。如今本律師有一句辯駁的話。就是見證人和局外議擬人的分別。所謂見證人是當場目擊的人。所說的都是親眼目覩的事情。局外議擬人並不是當場目覩。不過自己心裏有那樣見解。推測出來。對堂上說的。請問現今醫生所說的。還是見證人的供詞。還是局外議擬人的供詞。料想不必說。一定是局外議擬人的供詞了。他所說不能記憶起來。全然憑着一己心思。恁地推測。任是他怎樣推測。公堂之上。須不能拿那推測的情形。當作實事。辦理來推測。和實事兩邊並列。斷不能說是實事。錯了推測。

反。倒。不。錯。爲。什。麼。呢。爲。的。天。下。事。情。斷。沒。有。再。比。實。事。爲。真。的。如。今。被。告。所。說。全。然。忘。卻。的。事。因。爲。被。本。律。師。再。三。盤。問。纔。記。憶。起。來。這。全。然。是。真。情。實。事。這。起。實。事。不。幸。和。那。醫。生。的。推。測。不。能。相。符。堂。上。就。斷。定。被。告。是。假。若。如。此。斷。定。是。假。拿。那。罪。名。加。於。無。罪。的。人。那。也。沒。有。別。的。說。真。個。是。被。告。遭。逢。不。幸。不。但。被。告。不。幸。又。實。在。是。這。公。堂。的。不。幸。了。本。律。師。願。堂。上。先。分。別。見。證。人。和。局。外。議。擬。人。再。分。別。推。測。和。實。事。的。輕。重。至。於。做。醫。生。的。從。前。有。名。學。士。書。上。說。凡。是。親。自。診。治。的。病。在。堂。上。將。那。實。在。情。形。說。來。纔。算。是。見。證。人。若。不。是。自。己。診。治。的。就。算。毫。無。干。係。照。這。學。說。斷。起。來。這。醫。生。已。失。了。見。證。人。的。體。統。全。然。是。個。局。外。議。擬。人。了。教。律。師。駁。罷。就。歸。了。座。我。以。爲。理。問。官。聽。了。這。話。莫。就。要。憤。怒。起。來。麼。卻。見。他。重。又。立。起。道。見。證。人。和。局。外。議。擬。人。的。分。別。何。須。費。得。這。樣。脣。舌。任。是。被。告。這。個。供。詞。是。真。醫。生。所。說。有。錯。可。知。被。告。的。話。也。是。沒。有。見。證。人。沒。有。見。證。怎。能。夠。憑。空。作。准。不。但。沒。有。見。證。並。且。照。着。向。例。照。着。學。理。都。斷。定。是。不。能。記。憶。出。來。的。拋。卻。向。例。和。學。理。怎。能。夠。憑。着。被。告。毫。

無憑證的話就採用起來。因此任是想出什麼意見。拿出什麼方法。被告的供詞。終是假的。任是不假。在法律上。也不能不當作假的。再者被告說假話的手段。於那穆洛根的事。所說的話。早已察看出來。穆洛根確是被被告推下去的。只看信上說。倒退了四步多遠。纔傾跌到池中。被告尙且說沒有推落。憑着這種巧妙口舌。說那記不起的事。忽然記憶起來。自然更在意料之中。毫不足怪了。被告所供的。若是可當實事。公堂上的見證人和局外議擬人。都沒有用處了。本官核起種種證據來。望那真實的理上看去。被告推穆某人落水。回家之時。遇見史憶茶。乃是實情。斷不致忘。卻被告起初原是記得的。後來律師費了心思。加添上這些話。所以被告換了口供。如今除去律師加添的話。在實事上看來。一定是遇見史憶茶。知道自己有謀害穆某人的罪。除了謀殺史憶茶以外。沒有可以脫逃的法子。因此帶引憶茶到古池邊。又將他推擠落水。這是出其不意推落的。若照被告的話說來。被史憶茶拉牽出去。兩人必定是被此推擠。那晚穿的衣服。就該有什麼破裂的地方。如今那衣服上只



鈕。釦。眼。裏。有。些。破。裂。此。外。什。麼。痕。跡。也。沒。有。再。者。被。告。若。是。仰。面。跌。仆。下。去。衣。服。背。上。也。該。有。什。麼。痕。跡。如。今。那。衣。服。上。也。是。什。麼。痕。跡。都。沒。有。合。起。這。些。情。跡。看。來。被。告。推。落。史。憶。茶。的。事。比。那。照。着。火。對。着。鏡。還。要。明。白。些。哩。可。見。推。憶。茶。落。水。的。定。是。被。告。無。疑。要。不。然。除。了。被。告。之。外。還。有。誰。來。這。一。番。滔。滔。懸。河。的。辯。駁。一。步。一。步。的。逼。到。我。身。上。來。我。的。罪。名。越。發。斷。定。了。就。是。我。自。己。也。不。能。不。佩。服。理。問。官。的。話。暗。想。那。五。千。多。聽。審。人。那。一。個。不。當。我。是。親。自。下。手。的。凶。手。麼。看。官。啊。我。早。已。暗。地。呼。天。求。天。神。保。佑。咦。奇。哉。怪。哉。那。時。在。聽。審。人。座。位。後。面。陡。然。起。了。刮。耳。的。聲。音。大。叫。幫。助。被。告。幫。助。被。告。那。聽。審。許。多。人。以。及。理。問。官。都。出。其。不。意。擡。頭。張。望。是。什。麼。人。其。時。又。聽。見。高。叫。聲。音。道。推。史。憶。茶。墮。水。的。真。正。罪。人。卻。在。外。邊。並。不。是。古。池。家。花。娜。小。姐。理。問。官。鬧。錯。了。嘻。啊。難。道。是。天。神。救。我。的。聲。音。麼。我。想。難。得。難。得。天。神。有。眼。擡。起。頭。來。和。敖。律。師。一。同。看。望。唉。看。官。啊。這。聲。音。你。道。是。誰。發。的。原。來。是。一。個。不。知。不。識。的。女。子。立。在。五。千。多。人。上。面。高。叫。我。花。娜。無。罪。無。罪。就。是。搭。救。我。花。娜。的。恩。人。

着官。試。想。一。想。怎。地。忽。然。平。空。出。來。這。個。女。子。來。搭。救。我。呢。他。又。是。誰。呢。

第二十七回 忽現忽隱跡似神龍

亦喜亦驚逢彼鬼魅

坐在聽審人座後大叫我無罪那個可怪的女子連我自己也詫異迷惑不知是誰那些聽審的許多人個個驚擾起來自然更不必說了當時理問官立起來大喝一聲說擾亂公堂的人驅逐出去話猶未了早有個掌管公堂的官吏走上前去將那女子挈帶出了公堂我心想這個恩人究竟是誰目不轉睛的眺望他的面貌誰知相離過遠再也看不出來望不清楚想我和那女子向不認識並且素來沒有一個救我的人世上無數的人那一個不當我是個罪犯就是世界獨一無二同心知意的穆郎也是這樣揣摸就是父親和敖學士也是這樣猜疑怎地那無緣無故的女子倒道我是無罪在這森嚴整肅的公堂上大叫失聲起來這樣看來世界上相信我清白的纔有了這一個人我也沒心思去問那女子是誰只覺得我身上忽地來了一樁極可喜可感的事先前坐在公堂上一直死心塌地眼前猶如已上了法場

斷頭臺一般。自從聽了那婦人呼聲一霎時。竟如看見了旭日朝陽相似。唉。世界上居然還有這一個人。意欲在公堂上搭救於我。我就使遭逢不幸。枉受重刑。也還有他替我雪枉伸冤。將我無罪三個字向那世界上去叫喚。表白因此上心裏已說不盡的快樂。將我的身命安放下來。啊。噲。恩人。啊。噲。可喜。我獨自個恁地思想之時。只見那管堂官已驅逐女子出去了。回來理問官對他問道。適纔那女子是什麼人。管堂官答道。下官問他姓名。只是不答。惟儘着帶哭帶說。道這個被告古池花娜。實是無罪。冤枉求長官宥恕的話。下官已將他推出法堂之外。如今大約有巡捕帶着去了。料想一定是有顛狂病的。他兩人說這話時。聲音甚爲細小。因理問官和我的坐位相離不遠。所以我都竊聽明白。咦。那婦人是顛狂的麼。看官我聽見顛狂兩字。又怎地失望。心冷起來。我道。他當真是我的恩人。誰知不是恩人。竟是狂人麼。我道。他當真知道我是無罪之人。誰知並不知道。竟是發了狂病。瞎喊亂嚷。麼頃刻間。又引起了我的傷悲。暗除了顛狂人之外。竟沒有人相信我是無罪的。這樣一想。肚子

裏又沒了活氣身體也支撐不住一些氣力也沒有僵倚在椅子上那時教律師忽然立起比先前已加了百倍的勇氣聲音也宏大許多說道長官閣下適纔有個聽審女子伸說被告無罪理問官道他是擾亂公堂不容分說將他趕出那婦人果然擾亂公堂麼若是聽審人說了兩句話就算犯了公堂的規例當做擾亂公堂那也是沒奈何理問官難道於擾亂公堂四字還沒有辨明白麼向例擾亂公堂大都爲了酗酒吐出亂言或是阻擾堂上說話推倒旁座聽審之人喧譁擾攘那纔算是擾亂如今這女子明明白說是古池花娜無罪正犯卻在外邊從何見得他是擾亂況且那個女子不是個年輕柔弱的女子麼柔弱女子說得恁地明白決斷也不是輕易的若是沒有拿到此案緊要的證據怎能夠說出這樣話來因此斷不是擾亂公堂的人乃是個實在的證人理問官對着緊要的證人卻道他是擾亂是顛狂將他逐出公堂這個可是公平的辦法麼這樣辦法能夠有公平的判斷麼總而言之理問官見直是存心劫奪被告的利益斬斷被告的生機但願堂上趕速將那女

子傳案當作臨時的證人。叫他細細伸說。倘蒙允許。本律師就將他帶領上堂。都官果然以敖律師這話爲然麼。卻對着理問官不知說些什麼話。末了對敖律師道。雖則婦人違犯規例。但理問官卻並無異心。因此准你帶案。就是敖律師得了准許。喜之不勝。撲的跳起來。走出公堂之外。那時聽審的許多人也非常感動起來。大家都交頭接耳。議論是非。只聽得轟轟囂囂。如潮水一般。推湧看官啊。那個女子不是狂人麼。我惟有望他。不是狂人。但和我毫不認識。怎能知道我無罪。或者竟是狂人也。未可知。這個時候。我心裏擔憂着急。真是筆墨也描不出來。看來當場五千多人的焦灼憂慮。一概都團聚在我一人的心中了。約莫過了有二十分鐘前後。只見敖律師走了回來。那種情形。見直是垂頭喪氣。看官啊。敖律師竟是一個人回來。並不帶着那女子。我那時的失望。更加上了幾千萬重。敖律師也發出痛恨聲音道。那女子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再也看不見。就到外邊四面探望。也是踪影俱無。如今已履了幾個工人。分頭四方八面去找尋。須求堂上將此案暫停一點鐘。再行審斷。恰好

此時正是休歇的時候。願堂上允許則個。當見都官和理問官商議一番。果然允許。向來公堂審問時候久了。有暫時休歇的例。名爲小休。小休卻與退散公堂不同。司官和理問官以及聽審人都依舊坐在原位。大家不動。我也低頭靠着椅子。不言不語。教律師爲定要在一點鐘以內。找着那個婦人。因此留下了我。自己又走出去。教律師出去之後。我比先前更自着急。不知他果能帶那女子來。也不來。若竟能帶來。或當真是個顛狂的人。我就絲毫無望。若是不能帶來。或者他並非顛狂。當真知道我的無罪。那是我的遺恨更大了。我獨自只是胡亂思想。不料一點鐘已過。到了小休時候限期。只等教律師回來。再行審問。那時滿堂五千多人。個個拿眼睛望着公堂門口。以爲今番律師帶到女子。就可以聽個水落石出。見個分明。呆呆等着。看官啊。不一會教律師回來了。啊。啣依舊和先前一樣。獨自一人進來。那時我的失望滿堂。五千人的失望。還抵不上教律師一個人的失望。只見教律師額角上流着汗。如雨淋一般。看他比死也難過。臉上發了青。身上沒了力。沒精打彩的走進公堂。只得

就了。原位管堂官重又宣布再行審問的話。教律師先自立起。啟都官道。長官閣下。理問官不分皂白。擅自將那女子驅逐出去。實在於被告身上起了難復難償的大。大不利。本律師出得公堂。見外面停着無數馬車。就向那些馬夫。一個個問他去的。方向。也有說坐了車子去的。也有說出門望右。到了第二條橫街。重又拐灣兒望左。的本律師已懸了重賞。差人探訪。只因轉過第二條橫街。更沒人知道他望那裏去的。但人人都說他一面走着。一面不住啼哭。如此看來。可知斷不是顛狂之人。一定真知道被告無罪的理問官。無故將他驅逐。被告實是受了無限的大不利。因此本律師沒有別法。要求堂上將此案再行延緩三天。容本律師在這三天之內。盡力的再去探訪那女子。那女子既說這公平的話。想斷不致逃避。不見他自己。也該留出姓名。爲因既知被告無罪。斷無不將姓名說出之理。若是不說出姓名。那就可以當作狂人。堂上若不寬展時候。等那女子說出姓名。就斷下被告的罪。那是長官啊。各陪審官啊。理問官啊。斷不能算是辦理得當。處置公平。因此要求寬限三天。再行審

問說罷。歸了座。理問官似乎早已不能等待。緊接着立起來駁道。如今無論怎樣說辭。這個請求斷難允准。第一層那個無名女子。必不能算是於被告有利益的。爲什麼呢。被告說是史憶茶自己跌落的。那女子卻說是另外有人推落的。他兩個人的話。已是不相同。被告若也說是別人推落的。就和那女子說的相同。這就將他作爲證人。或者於被告有些益處。被告既說憶茶是自己跌落。不是別人推的。那女子所說於被告還有什麼利益呢。從前往往有年輕婦女一時看見被告可憐。心裏起了感動。忘其所以。說出兩句話來。如今那女子就是如此。他在公堂上見被告這樣美麗的容姿。聽見被告這樣可怕的罪狀。滿肚子起了憐憫之心。陡然想要幫助搭救。他這叫做癡人說夢。及至出得公堂。心神定了。知道自己說話錯了。鬧了笑話。沒臉見人。這纔一面走着。一面哭泣。若是果真知道被告無罪。知道另外有正犯。何致出了公堂。反形害怕起來。早已走到捕房。自己出首。或是想出別的方法。定將被告搭救出來了。他的心願。更或並不害怕。依舊挺上公堂。那纔可算得證人。因此之故。所



請展限三天。斷然不能允准。說罷更現出沈靜鎮定模樣。只看着敖律師的臉面。目不轉睛。一會又道。據本官看來。那個女子。或是律師指使出來也。未可知。律師因爲先前所辯的話。並無效驗。因此預先雇下那女子。教導於他。叫他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就怎樣怎樣叫喊起來。卻遠遠地雜在聽審人之內。免得旁人猜疑。那婦人或是下等什麼娼妓。女優。給他些銀錢。叫他照依而行。他自然歡喜去做。以後就是過了三天五天。一面依舊執定說那無名女子是個證人。一面卻囑咐女子。立即躲避。不得再到公堂。只須說出那樣的話。被公堂驅逐出去。就完了他的職司。以後不再露面。這就可以作爲疑案。延宕下去一天不見婦人。就一天不能斷結定罪。這個意思。可是不是因爲有這許多可疑。所以律師不論怎樣說辭。斷然不必允准。遲延三天。期限仍請長官接連審問下去。爲是理問官湧出滔滔辯舌。口若懸河。那時又惹起我的疑心。暗想。難道敖律師果如理問官所說。預先埋伏妥當。雇用那女子來到公堂麼。我一時既然失望。又是疑心。百千個吊桶。只在我肚子上。下旋轉。真是片刻不

得安甯。比什麼也難挨。難過。但又想。教律師總不該有這等卑鄙的事。我正在摸索。誰知都官到底聽依理問官的話。說母須停止審斷。也母須再行展限三天。雖經教律師幾次三番的懇求。總是不肯答應。卻見都官臉向着我。不知又要問出什麼話來。啊。我遇見無名女子到底不得拿他作爲證人。沒奈何。惟有將先前的供詞。仍然執定甯死不肯改變。只可恨先前所供的話。早已處處被理問官說破批駁。如今就是再辯。也是無益。教律師當着這種情形。打算再怎樣爭辯啊。我到了那時。心想也沒別法。只怨我命運不濟。註定死亡。從此那個無名女子也不再去想他。已拋到九霄雲外。看官啊。我正在魂喪心死之時。出其不意。忽然公堂上呀的一聲。有一面堂門開處。走進一個人。履聲橐橐的。直到都官身旁。咦。是誰啊。莫是那無名女子來了麼。滿場五千多個聽審的。都斜着眼望着那邊。定神一看。乃是一個年將七十。龍鍾駘背的老人。正如俗語所說的。鶴髮童顏一樣。這個老人。我見了有些相識。呀。原來是從前打從薩里斯接我。回到巴黎的黎那先生。就是會做包探兼任豫審司官。

審問我的那個人。當時見他進了公堂。直到都官面前。旁邊的理問官見了。知道有非常緊要的事。睜起圓眼。只望着黎那先生。看黎那卻猶如不見。儘對着都官。淅淅索索。用那極細小的聲音。不知說些什麼話。但見都官聽了。喫一大驚。又似沈思苦索。模樣。這時黎那先生又走到理問官身旁。也是低聲細語。移時理問官也和司官一樣。驚心直覺得手足無措。好一會。只見都官喚過理問官商議。半晌對敖律師道。現今據包探長稟報。此案緊要證人穆洛根的著落已經查訪得明白。只須由律師請求。就可以將他傳案。但是可要傳案麼。啊。喲。天哪。我聽見穆郎的姓名。又疑是入了夢境。穆郎在那裏。啊。若是傳到了案。我的這件事。不知要得多少的力。呸。呸。穆郎如今已是我的仇敵了。正是和那世上的人一般。當我推他墮水了。因此只恨着我。正要告訐我的罪。如今他若到案。我的性命斷送得更快。一刻也不容耽延。敖律師被司官問話。也不說請立刻傳案。莫是他心裏着急。一時昏迷了。答應不出來。麼。還是另有什麼計策呢。

第二十八回 出書狀有罪翻無罪

見鈕釦非冤竟是冤

敖律師聽得都官問他要傳穆郎到案與否。起先並不答應。我倒代他着急。誰知他也不喫驚。也不詫異。泰然自若的沈沈靜靜答道。據本律師意見。被告的無罪。已是十二分明。因此上穆洛根到案不到案。並沒什麼要緊干係。我聽敖律師這話。這纔安放了心。卻見理問官又立起來駁道。律師說是穆洛根母須定要到案。但本官想來他確然是極緊要的證人。他寫的那封信。雖則已辯論一番。但律師曾說那封信不足爲憑。被告有許多可以剖辯的緣故。究竟被告對着那封信。有可以剖辯之處。沒有非得穆洛根到案。這公堂的判斷。總不能十二分公平。因此要請將被告及律師暫退。立刻傳穆洛根上堂。原來理問官不但要傳到穆郎。又還要叫我和敖律師退出。單單審問穆郎一人。敖律師不服。駁道。斷沒有傳到穆洛根退出被告之理。爲因穆洛根的供詞。被告還有許多辯駁的所在。是理問官將穆洛根傳案。被告斷不能不坐在一旁。總之第一先沒有退堂之理。理問官道。呀。穆洛根到案。若看見

了。被告必然立刻沈迷起來。任是應說的話也要隱藏些下去。他既起了憐惜被告的心。難保不顛倒虛實。混淆黑白。哩。教律師又駁道。怎能夠顛倒虛實。穆洛根早已怨恨被告。要將無罪的被告硬誣指做有罪的人。這纔寫下那封信。若有憐惜被告之心。何致於寫那樣的信。所說爲了被告在前立刻沈迷的話。更是沒情沒理之談了。理問官道。穆洛根不是爲了沈迷纔寫下那封信麼。惟因有憐惜之心。所以在薩里斯病院一見面就起了不忍。從前舊事一概不提。只留下那封信自己反倒躲避起來不見了踪影。如此看來。見了被告沈迷也是理所必然。再者。律師和被告懷著什麼理由。要抗拒退堂。須知退堂的事。絲毫沒有不利於被告哩。教律師道。嘻。若是退堂就釀成非常的不利。穆洛根心裏已是十二分怨恨被告。被告若不在這裏。反倒不能鼓起他的恨心。那種供詞難保有假。再者。照律師考證的例。證人對答問官的話也斷不能不聽。公平的長官閣下。只求好好的處置。則個都官聽了這些語說。道。看來。律師和被告在座也不致有甚大阻礙。如今就准許不退堂。只要理問官沒

有別話就立刻傳進穆洛根理問官見都官允許也是沒法阻止卻還說道萬不得已律師被告不退堂也須傳穆洛根進來審問都官依著傳命喚穆洛根只見穆郎登時隨在傳喚人後面緩緩的步了進來看官啊世界上有這樣奇怪的審案麼我看見穆郎面貌早已悟到我性命全休只見他極悲哀形容裏頭又隱隱有毅然決然的氣象也不回頭向我看望呆呆的直走到都官之前想他將要數說我的罪我怎地駁他呢他若照著信上的話說來我怎樣回答呢我心裏只如在雲霧之中正在迷惑卻聽得都官先問了穆郎的姓名年歲職業也立下不說假話的誓隨後問道你在薩里斯病院寫下一封留與這個被告的信內中說八月初二晚間被告被告推落古池那件事如今你先把那一晚的情形伸訴一番天哪穆郎怎樣回答啊那時滿堂的人個個要細聽真是靜得和萬籟無聲一樣五千多人好似都躲藏了一個也不留只見穆郎暫時定了一定神左手向胸前捫著這纔答道我很可憐被告的不幸我很歎惜被告爲了我那封信受了莫大的嫌疑話未說完理問官早已

刷的矗立起來。搶說道：長官閣下，這個證人現今恁地憐惜被告所供的話，斷不能作爲憑證。只請再將被告退堂，誰知都官卻不聽，依說道：「呀！本院待到緊要之時，自然叫他們退出。如今且看他說詞，隨命證人快些說來。」穆郎又道：「那封信全然是錯，那封信上所說的事沒有一處不錯。咦！我聽了全然是錯，一句話我自己又起了猜疑。只見都官也驚詫起來道：『怎麼說那封信是錯……』穆郎道：『是那真情實事，全然錯了。是我一時誤想，就冒昧寫了出來，害累被告受了非常的艱苦。如今萬分後悔，因此上得了包探允許自己來案出首，這就是投到公堂的緣由。都官道：『怎麼？自首麼？你並不是自首，原是作爲證人，由本公堂傳案的呀。』穆郎道：『是任是作爲證人，由公堂傳到那封信，總是錯的。至於怎樣錯的緣由，還須得伸訴出來，與堂上聽看官啊。』穆郎難道也得了顛狂病麼？只聽都官又問道：『既是錯的，卻爲什麼故意寫出那封信呢？』穆郎道：『呀！不是這般說。寫的時候，心裏原當是真情，爲因怨恨被告，這纔寫了。留下後來纔知道錯了。起初總以爲是被告推我的，誰知被告竟不曾有這』

件事。理問官聽見穆郎的話。更自焦躁。非常似乎不能再聽下去。又立起來啟道。長官閣下。證人憐惜被告。要想庇護他的罪。已顯而易見。若再不命被告退堂。或生出差。意外的錯誤也難預料。敖律師也起來駁道。不必恁地著急。證人並沒有供出實在的情形。先說他要庇護被告。那是過於憂慮的話。都官聽他兩人說話。猶如不聽見一般。仍對著穆郎問道。你說全然錯了。從何知道呢。穆郎道。我讀了被告寫的冤狀。這纔知道。都官道。怎麼被告的冤狀麼。穆郎道。被告在薩里斯監牢之時。意欲自盡。有死無生。因此寫下來的。啊。喲。原來穆郎曾經看見我那冤狀麼。都官道。怎能夠看見他的冤狀呢。穆郎道。這個不將原原本本說出。也不能明白。我在薩里斯監獄病院。偶然巡視監牢。先見被告在牢裏。恍恍惚惚。猶如做夢一般。已是暗喫一驚。後來他又哭起來。拿著筆。不知寫什麼。這事記得我那封信上。已經寫著了。誰知他那時寫的就是那個冤狀。我當被告害病的時候。早先看見。就和一個管牢人。進入牢房。那時被告已寫罷。丟在一旁。我以為是什麼書信。雖則不知是冤狀。但十二分怨。



恨被告之時。再者被告在薩里斯如醉如癡。情有可疑。或者將來看他這封書信。能知道內中細情。也是難說。我就私自拿來藏在身上。假作不知。要想翻開來看。但心裏正在萬分懊惱之時。也不及開看。就出了病院。將身躲避。踪跡不定。有一天寄住客店之中。閒著沒事。這纔將那書信打開。誰知乃是被告懷了羞忿。意欲自盡。寫下的冤狀。就是這書第一回起到十二回的文字。看了這冤狀。被告清白無罪。自然明白。大凡人當臨死時候。帶哭帶淚。寫下來的東西。斷不致於有假。我讀了一遍。就知道我有了過處。留下那封怨恨的信。責備被告。真是萬分冒昧。疎忽起了。莫大後悔也。來不及本欲趕早到案自首。爲因另有些細情。因此至今隱著不出來。堂上如有懷疑。請將這冤狀觀看一遍。現今我帶著來案的說著。拿出我那冤狀。安置在都官面前。照此看來。穆郎看了我的冤狀。知道我是無罪。又後悔自己冒昧。疎忽如今要來搭救於我。故此將這冤狀帶來看官啊。請大家估量估量。我心中怎樣歡喜。我。不由得暗中向天神祝禱。感謝穆郎救我之恩。但這件事實是出人意外。不但聽審。

的人就是理問官也不能不變了色。卻說穆郎既將冤狀呈與都官。都官從頭看了一回。回頭交與我看。問道：「這個確是你寫下的。不致有錯麼？」我拿過來。眼光纔到上面。早知是我親筆無疑。就答道：「是。確然是我寫的。」一面答說。一面依舊遞給都官。那時敖律師更加倍振起精神。突地立起身來。對著都官道：「長官明鑒。被告在薩里斯豫審堂上審問之時。已經供出寫這冤狀的事。那時豫審司官爲因不知這東西到那裏去了。曾經四處找尋。至今不能找得。如今合起前後情節看來。確是在證人穆洛根手裏毫無疑義。再者這冤狀斷不致於假造。也是實在情形。都官聽罷。又問我道：「你爲什麼要寫這個冤狀呢？」我答道：「我受了殺人的嫌疑。被豫審司官審問多次。迫得沒奈何。不能不將真姓名供說出來。但供出真姓名連累家父親聲名也蒙著莫大的羞恥。這樣一想。就決定主意。到底不說出真姓名。甯可死了乾淨。又想我生此世爲因柔弱無能。以致如此。我死之後。只要有一個人能夠知道我花娜爲了這等事情。自己害了自己。說一句唉。可憐啊。可憐。這樣我在黃泉也就瞑目了。因此之

故纔寫下這個冤狀。留在人間的都官道。你當真有自盡要死的心麼。我答道。是。沒有要死的心。爲何寫這冤狀。司官道。既有要死的心。爲什麼至今還活著呢。我答道。這個已供過好幾次。爲因冤狀寫成之後。就又發了病。不省人事。都官道。因此不能遂自盡的心願麼。我答道。是那時理問官又對都官啟道。請把冤狀朗讀一回。司官依了。就交給書記官。書記立起來翻開。就高聲朗誦起來。見直是一篇我花娜一生的行狀。一般一句一句引起我從前已過的事。那世界上種種可喜可恨可歎可怕的情景。又一起一起浮到我心上。眼前來只見聽審那許多人也自個悲傷感動。更有替我掉下淚來的。書記官讀了有一點鐘前後。這纔完了。依舊歸了座。接著理問官又道。長官閣下。這個冤狀。就使當真是被告親筆所寫。先前被告和律師的供詞。也是差錯不能相符。被告說是被史憶茶推擁到池邊去。請問這個實情。又寫在什麼地方。看這冤狀被告更不知道。史憶茶的事情。及至見了新聞紙說。露見史憶茶屍身纔陡然起了喫驚模樣。但這些錯處。姑且不提。還有一件最可怪的。適纔證

人所說見了這個冤狀。就知道被告無罪。請問從什麼地方見得他是無罪。須知這冤狀。不過是腦筋靈活的女子。一時感覺寫下來的。到底不能作爲證據。大凡腦筋靈活的婦女。往往有自己以爲不錯。卻把不實的事。當做實事說來。因此公堂上斷錯了的。以前不知有過多少。如今這冤狀上。試問那一頁。那一句。可以見得被告是無罪呢。教律師聽了這話。請准了都官。對理問官答道。這冤狀。從頭至尾。都可以證明被告的無罪。第一層決定要死。寫下來的。斷不致於有假。可見被告所說。推落穆洛根以及不知道史憶茶事情的話。必然不是真情。理問官說。被告冤狀上寫著不知道史憶茶的事情。先前又說史憶茶是自己跌落的。道被告前後所供不符。請問不符之處。在那裏。先前已經供過被告。全然把前事忘了。寫那冤狀之時。全然不知道史憶茶的事。惟其不知道。所以看了新聞紙。要恁地喫驚。請問這冤狀上。那一頁。那一句。是被告有罪的證據。理問官剛要再駁。卻被都官打岔。又問穆郎道。你看了冤狀。怎地就知道被告無罪呢。穆郎答道。就是律師方纔所說的話。臨死寫的。斷

不致有假。因此想到被告斷然沒有謀害我的事。況且被告素來的性質，我是知道的。若是當真害我，也不致於抵賴。說那不害我的話，都官道原來如此。但你留與被告的信，上不是寫著向後退了四步，顛躓落水，又手裏拿著他身上的憑據東西麼？穆郎道：是寫著這話。都官道所說憑據是什麼東西呢？穆郎道：是被告向來飾在。身上有E字記號的鈕釦說著。又從衣袋裏面摸出一件東西，呈在都官面前。咦，原來是和史憶茶手裏握著一樣一對的鈕釦。穆郎既然握著這個鈕釦，卻又說我無罪，真是料想不到的奇怪事情。只見敖律師也睜定著眼，十分喫驚。我暗想：有了這個證據，被告推他墮水的事，不是更加確實了麼？這個鈕釦比被告寫的冤狀還要確實得多。任是冤狀上寫著沒有推落公堂上，也要斷定是推落的。這便如何是好呢？正在著急非常，只聽穆郎又道：說來也是奇怪。這個鈕釦一些也不足爲憑呀。這鈕釦不是被告有罪的證據，反倒是被告無罪的證據。我起初也是爲了這個疑心，被告如今卻爲了這個十二分相信被告無罪。唉，天哪，穆郎的話越說到後來越叫。

人。一。些。不。懂。當。真。他。發。了。狂。麼。

第二十九回 李代桃僵事經暗訪

池邊月黑耳屬陰謀

看官知道同是這個鈕釦理問官當作有罪的證據猜疑著我穆郎當作無罪的證據相信著我有了這個鈕釦怎麼反倒無罪呢連我自己也怪詫起來那時只見理問官都官陪審官書記官沒一個不擡起頭來都官說道怎說這鈕釦是被告無罪的證據呢穆郎道這鈕釦須不是從被告手上拿下來乃是從別人手上拿下來的都官道怎麼別的人怎見得呢穆郎道我和被告同在池邊講話誰知那時樹叢影裏有個賊人躲著在那裏聽我和被告全不知道儘著切切談心其實就是躲在樹叢影裏那個賊人推擠我墮水的恰好被告正說一句莫再欺哄人拿手攔開我的時候那賊人就暗裏伸出手來一推我那裏支撐得定就顛仆落了水因此我想定是被告推我被告卻當我是自己失足落下的都官道當時有人躲在樹叢你怎能知道呢穆郎道那是一層一層細細想來纔明白了我看見被告冤狀之時知道被

告全然無罪。另有犯罪的人，就想出來控告。但不知那賊人是誰，任是控告也是無益。從此我一個人就暗地儘著探訪，不知用了多少心思。直到如今，事情也確了證。人也有了。這纔想到案自首。適纔呈上的鈕釦，就是從那個賊人手上取下來。的可憐。史憶茶屍身握著的也是一樣的鈕釦，也是從那賊人身上取下來。的。原來我和史憶茶兩人墮水，都是那一個賊人所推罪名，就都在他身上。於被告絲毫也沒有干係。若是堂上還有什麼疑心，不能見信，卻還有一個知道那賊人受過那賊人使喚的女子。那個女子如今已十二分後悔，立意願替被告做個見證。將那事的原委伸訴出來。請堂上趕速傳那女子到案。但那女子已經到過公堂，聽說爲因違犯規例，堂上斥他擾亂公堂，不問情由，將他驅逐出外。只須再傳他到案。那賊人行爲和被告無罪一概都分明了。怪哉！原來先前叫喚我花娜無罪，另有罪人的無名女子，竟是賊人雇用的麼？既經賊人雇用，卻又後悔起來，情願出首麼？那時只聽都官說道：「哼，你的供詞和先前公堂好幾回審問被告的話，全然不符。惟既有這些情節，本

院姑且照准將那女子傳案。但你怎樣能探訪著了。以及那女子願做見證的情形。還得細細伸說。穆郎道也。沒別的緣由。起初疑著。這個鈕釦暗想被告若是當真無罪。這鈕釦是誰的東西。必然另有主人。那個主人一定就是賊人無疑。恁地一想。就一心思索。那個賊人又將被告的冤狀反覆看念了。好幾次。又打被告和我兩人身。上揣摩起來。登時間有一個可怪的人。兜上我的心胸。那人是誰。乃是被告曾經暫時雇用的女婢。阿房。阿房。我聽見阿房兩字。陡然記憶起來。那時我房中有個新雇來的女婢。名叫阿房。有一次他曾偷去我送與穆郎的信。賣與福雷曼男爵。這樣很心的人。穆郎疑到他身上。卻是難怪。但我用他。只是暫時。并無別的嫌怨。若說阿房和此案有甚關係。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我直到如今。從不曾疑他有什麼鬼哩。當下穆郎又道。我細細揣想。當時出入古池家。偌許多人。那一個是清高紳士。那一個是華貴婦人。他們身家品格。我都知道明白。內中不知道性情的。只有阿房一人。只看被告冤狀上。已是寫著阿房有那不正的事。因此再三想來。除了阿房之外。再沒



有可疑的人。我既起了猜疑。阿房的心。就想到一逕去尋找他的住處。先到古池家裏。周旋幾個僕人。彼此交好之後。同到那傭工會社。在我們俗語叫做薦頭人翻查他的名簿。見阿房果然也在上面。先前也換過好幾家主人。或是在某伯爵府傭工。或是在某男爵家受雇。總是做那些上等人家的婢僕。或是二年。或是三載。東移西易。後來纔到古池家中。我又在他的同業之中。打探他的行狀。據說本性尚不至於怎地很惡。但卻是個沒有主意的女子。若是遇見好人。他自己斷不會做什麼歹事。若和歹人同在一起。就難保不受人指使。幫人作歹。爲非我聽了這些話。暗想益發有了眉目。隨又訪他現在的居處。誰知傭工會社沒一個人知道。任是遠近各處探訪。也是沒有踪影。料想他必是知道古池家的案發自己身上。先虛了心。且待那件案子漸漸冷了下去。再說暫時將身躲避。從此我又囑託好幾個暗訪。包探查訪他的下落。後來到底訪著了他。原來在某處一個下等客店裏躲著。我乘其不備。突地找到那家客店裏。還沒進門。就望見四層樓窗戶上。有個探頭出外的女子。不用說

一看就是阿房。阿房陡見了我，立地閃進窗裏。我更是奇怪，不堪暗想。他心裏若不害怕，斷不致於躲避。一面想著，一面進了客店，向櫃上動問。櫃上人說：某處房裏住的女客，名叫阿常，並無阿房其人。怎奈我已知道他的住房，也不多說。一直登上四層樓，推開那間認定的房門，只見阿房臉色不定，問我有什麼事。我就將被告無罪、枉遭判斷的事告知，又對他勸說。如今此案都已訪查明白，趕快親自去到公堂，向長官伸訴。起初他只推說不知，當不住我再三誘騙，恫嚇。這纔招認下來，說自己至今擔驚害怕，後悔也來不及，又將這事原原本本對我說，知道推我落水的不是被告。推史憶茶落水的，也不是被告。真正犯罪的，卻在外邊。又情願自己到官司出首的話。我想，這是很好的。就帶著他來到都察院衙門前，本意和他一同進來聽審。他卻又阻住我說：若是一同進來，就不像當真自己後悔。出首模樣，別人總道是你教導我的。因此還是我一人進去，爲妙。待我伸訴已畢，立刻回寓，告訴於你。你只回我的客店。等候就是。我想，阿房說的話，倒也有理。就答應了。我獨自回他的客店，卻在客

店近旁等著他。誰知好一會，只見他哭了回來，對我說：「知堂上斥他擾亂公堂，驅逐出外的事。我想阿房雖被驅逐，但只須供詞確實，堂上也不致於置之不理。當下就和阿房約定，我先投案，作爲證人，再請堂上傳你到案。只因無緣無故，不能闖進公堂。這纔先投找黎那先生，求他帶領來到，只求堂上立刻飭傳阿房，細細審問。內中真正罪人是誰？這鈕釦怎地不是被告之物？阿房一概知道。穆郎說罷，都官暫時也沒別話，只低著頭，默自沈思。料想那時候孰是孰非，誰真誰假，實在難以定斷。接著敖律師又立起來道：「既有了這等確實證人，願堂上切莫再行遲疑延誤。今日審問從午前十點鐘起，已接連著八點鐘，只求趕快將見證人阿房傳案。都官對著理問官問他意見如何。理問官道：「適纔證人所說，卻有意想不到的情節在裏頭，因得了干涉此案，極緊要的新證據。論理自應傳到阿房。再者適纔證人伸訴阿房一番情事，爲時過多，以致時候更促，只得從速將阿房傳案。再作道理。當下都官就命穆郎自己出去傳喚阿房。這一回阿房是和穆郎約定，在客店等候。因此穆郎去了，不過

三十分鐘。早見阿房還是淒淒切切的模樣。走了進來。看他面貌。還是和先前雇用的時候一樣。看他衣服。就是和方纔逐出公堂時相同。到得案前。只見都官也是先問他身家姓名。也立了誓。隨後問道。你是方纔在本公堂叫喚的女子麼。阿房道是因見小姐受了冤枉的罪。要想救他。意欲將我知道的事情伸訴一番。都官道。你說知道的是什麼事情呢。阿房道。小姐無罪的事情。從頭至尾。一概知道。至今隱瞞著不能安心。要想自己出首。又不知首在什麼處所纔好。因此一天一天的遲延到今。直至遇見穆先生。這纔……都官道。呀。這些事且待本院問到。然後你再回答。你只先把知道的事情。細細伸說一遍。阿房道。我從前曾經受過小姐使用的。都官道。你說的小姐。可是被告古池花娜麼。阿房道。是花娜小姐使用的。有一天。小姐命我送信與穆先生。正要到穆先生那裏去。不料半路上被姪相公獲住了。都官道。姪相公是誰呢。阿房道。福雷曼男爵。都官道。半路上是什麼地方。阿房道。剛出古池家。二門的處所……就在那裏被男爵捉住。男爵對我說。那封信是件歹事。不許送去。若是

送去。立刻將你趕逐出門。快些交給於我。我答道。任是什麼歹事。我總該送去。纔是送去。之後。我的職司完了。若小姐知道我半路上。交給他人。定然將我趕出。男爵又道。怎麼說。斷沒有這等事。小姐要趕出你。須有我在哩。帶哄帶嚇的。定要我拿出信來。我被他逼迫不過。只得遞給於他。意欲回來。立刻告訴小姐。但又想小姐知道。依然要趕出我。一時沒了擺佈。就將這事瞞過小姐。當作那信已送去一般。後來小姐知道了。到底於八月初二那一天。停歇了我出去。但因男爵曾經和我說過。道小姐若是停歇你。我自然替你作主。再接連雇用你就是。過了一天。我暗地就去尋找男爵。看他怎地說辭。可恨男爵不知到那裏去了。再也看不見。料想或是恐怕遇見我。有些爲難。因此躲避著。不見我的面。我沒奈何。只得隱在暗地。待他出來。當下就走到古池旁邊。躲著。都官問道。爲什麼躲到古池旁邊去呢。阿房道。若是躲在屋內。或被外面人看見。也是難說。惟有古池旁邊。乃是小姐常去游玩的處所。男爵要和小姐見面。或是和小姐游玩。必然要到那裏去的。都官道。噫。果然能遇見男爵麼。阿房

道是我直躲到黃昏時候。可恨那一晚一些月色也沒有。天光猶如黑漆一般。真是伸手不見五指。心裏非常懊恨。料想這樣黑暗之處。男爵總不出來了。正要離開古池。出去投宿客店。且待明天再來。打定主意。我就慢慢地沿著池邊而行。不料那時池上圍牆壁那邊。忽有細細的說話聲音。側耳一聽。一面說著一面淅淅索索向這邊走了過來。都官問道。那必然是被告花娜和穆洛根了。阿房道。呀。不是爲因黑暗得很。那人面貌是一些。看不出來。聽他話聲。纔知道是福雷曼男爵和史憶茶姑娘。看官啊。阿房的話說來。益發使人詫異。哩。只聽他又道。當時我想他兩人來做什麼。隨又躲閃在原處。他兩人做夢也想不到我在那裏。就放開膽子談講。都官問道。談講的什麼。阿房道。原來男爵和史姑娘竟是一對兒。十惡不赦的歹人。聽他們的話。乃是要打算拆開小姐和穆先生的夥兒。想出許多計謀。兩人商議。男爵要想做小姐的丈夫。史姑娘要想做穆先生的妻子。這事情是兩人早已預先約定的。約定之後。男爵纔帶著史姑娘來到古池家中。一同住下。都官道。這事你怎能知道。阿房道。

聽他兩人說話。自然明白。我既知道他兩人的陰謀巧計。想到這等惡人。不由得渾身抖顫。因此我至今還記得他們說的話。先是史姑娘說道。福雷曼先生。你開口就說第二天能夠辦好。如今已過了兩個禮拜。依然一些效驗也沒有。我昨今兩天。雖到穆洛根那裏去。怎奈他益發生出嫌惡我的形容。男爵道。那個我就知道了。鈎引穆洛根的心。全仗你的本領。手段。起初咱們約定。不是只說拆開花娜和穆洛根的夥兒麼。快些將他兩人拆開。以後我兩人就可自憑著咱們的本領去做。你只把穆洛根弄到手。我自去弄花娜到手。你如今被穆洛根嫌惡。卻來恨我。可知我被花娜嫌惡。也不能不怨恨你哩。我兩人儘著怨恨。須終不能遂咱們的大願。史姑娘道。喔。喲。怎麼花娜也嫌惡你麼。男爵道。不嫌惡我。怎的說出死也不做我妻子的話來。但我總有伯父侯爵替我作主。約莫緩些時日。侯爵自然慢慢的勸說他過來。除了這個也沒別法了。史姑娘道。我就爲這個怨恨著你。你既有侯爵作主。卻怎地我的事。你一言半語也不替我幫忙呢。男爵道。怎麼有這等事麼。你的事。我早已和侯爵

說過。侯爵說不論如何。總不能不叫你和穆洛根結爲夫婦。史姑娘道。恁地時我就安下幾百個心。這些時我早已想見你的面。打聽打聽怎麼樣了。可奈人眼太多。束手縛脚的不便。男爵道。是啊。我也早想將在侯爵面前幫你的事。告訴於你。可恨日間總沒有說話的空兒。怎不懊惱死人。史姑娘道。雖是恁地說。若這件事不得成。怎麼好呢。任是侯爵怎樣幫忙。花娜終是嫌惡你。穆洛根終是嫌惡我。若是花娜和穆洛根設法逃走。那可……男爵道。呀。斷無其事。史姑娘道。倘若有了呢。男爵道。那就沒有法子。只能割斷念頭。依舊照從前約定。我和你做夫婦的話了。你若不能辦到。穆洛根趕快。可以和我成了夫婦。你若辦到。穆洛根難道我立在白地下麼。因此我不論怎樣。總要叫花娜入到我的手裏。喏。長官只聽他們兩人的話。就知道他兩人的陰謀。實在巧妙了。

第三十回 薄命女快雪覆盆冤

有情人喜成如花眷

阿房這些話。真是說得有情有理。有聲有色。只聽都官又問道。以後怎樣呢。阿房道。



這些話正說到其間。誰知又聽見有一處淅瀝索落說話的聲音漸漸的走了。近來男爵和史姑娘聽得有人來了。也就停住了。不講長官你道這後來的是誰原來乃是花娜小姐和穆洛根先生。他兩人暗地行來那裏知道有男爵史姑娘和我三個。人先在那裏卻直直落落說來商議一同逃走的事。小姐說是逃走的好。穆先生說逃走是不正。還是告訴侯爵爲是。兩人差了主意。兀自爭執起來。後來聽見小姐好似氣憤模樣。高叫一聲說。郎君你的心。我已明白。你和我的愛戀已用盡了。麼約莫那時穆先生要想勸慰小姐的氣憤。將嘴唇遞了過去。只聽小姐說一句。莫再欺哄人。頃刻間池面上緊接撲通一聲的響。我想莫非小姐落水麼。飛也似伸出頭去。向池裏張看。誰知又黑又暗。那裏看得分明。卻又聽見小姐發了哭聲。嘴裏只叫天哪。救我啊。我又想墮水的莫是穆先生麼。這纔稍微安下些心。論理應該立刻出場。向小姐勸慰一番。奈我是被小姐趕出。隱身躲避的人。很爲不便。況且又有福雷曼男爵那件事。只得依舊躲著。側耳細聽。小姐卻已哭得氣竭聲嘶。喉音乾涸。好半天纔

獨。自。回。到。家。中。都。官。道。這。樣。推。落。穆。洛。根。的。確。是。被。告。花。娜。麼。阿。房。道。呀。長。官。容。我。再。稟。自。然。明。白。爲。了。這。樣。情。形。我。也。全。然。疑。是。花。娜。小。姐。推。穆。先。生。墮。水。這。且。慢。說。當。時。小。姐。回。家。之。後。只。聽。得。福。男。爵。和。史。姑。娘。重。又。開。口。談。論。起。來。我。仍。然。側。著。耳。朶。細。聽。這。纔。知。道。推。落。穆。先。生。的。竟。是。福。雷。曼。男。爵。看。官。啊。我。自。己。後。來。也。道。是。推。落。穆。郎。穆。郎。也。道。是。我。推。落。他。誰。知。卻。是。福。雷。曼。做。的。事。真。是。出。人。意。外。了。都。官。又。道。怎。麼。福。雷。曼。推。的。麼。阿。房。答。是。一。些。也。不。錯。只。聽。他。兩。人。說。話。自。知。先。是。史。姑。娘。說。道。你。真。是。很。心。爲。什。麼。要。推。穆。洛。根。落。水。呢。男。爵。道。怎。麼。是。我。推。他。麼。原。是。花。娜。自。己。推。他。史。姑。娘。道。你。也。不。必。抵。賴。眼。見。你。伸。出。左。手。砰。的。一。推。你。以。爲。黑。暗。之。中。我。瞧。不。出。來。卻。不。是。花。娜。說。一。句。莫。再。欺。哄。人。的。時。候。你。突。然。過。去。動。手。的。麼。要。不。然。穆。洛。根。怎。會。跌。墮。下。去。打。這。裏。到。池。邊。相。離。須。有。一。丈。來。遠。近。你。運。出。通。身。氣。力。將。他。一。推。這。纔。顛。仆。過。去。落。下。的。男。爵。道。我。爲。什。麼。要。推。他。史。姑。娘。道。怎。麼。何。消。說。的。你。是。知。道。穆。洛。根。終。要。被。花。娜。勸。服。和。他。一。同。逃。走。因。此。陡。然。起。了。很。心。將。他。謀。

害如今不說別的趕快將穆洛根救起來我和你依舊和好如初史姑娘這等說辭男爵仍然不認一個說推一個說不會推隨後竟喧嚷爭執起來末了史姑娘益發氣憤說無論怎樣抵賴總是你推他的我可要告訴侯爵請侯爵出面控告問你的罪你爲因要謀花娜到手所以害死穆洛根穆洛根須是我的丈夫你就是害死我丈夫的讐人說到這裏不知他兩人怎地扭結起來霎時間又聽見史姑娘的聲音叫道啊喲你連我也要推落池中麼話聲未了但覺和先前一樣也似撲通一聲料想史姑娘也落了水那時我驚嚇非常那裏敢出頭聲張更躲在樹叢深處一動也不敢動不上一刻福男爵道是以外再沒有人看見嘴裏咕嚕著道任你怎樣囉囀如今一齊送掉你兩個烏命一發乾淨還怕花娜不是我的麼一面說一面望那圍牆旁邊走了去我暗想得了這個機會不見他面以後就沒有見面之時隨隱隱跟在他後面男爵走出一條街上在路燈下面正要擷取烟捲出來吸烟卻又獨自沈思不知想念什麼再也防不到我突然到他身旁對他說道今天我被小姐停工出

來。男爵你曾經說過。要使用我的話。如今不說別的。只望你先將我安頓一個下處。男爵卻不知道。我躲在池邊。看見他做的事。說道。你來了。我正有用處。下處已找定了。還要賞給你五百個法郎銀錢。我問他有什麼用我處。他說。今晚你暗地走進花娜小姐臥房。將小姐今晚穿的衣服袖口上。有「H」字的鈕釦。摘取下來。拿到侯爵房裏。裝入侯爵用的箱子之內。咦。男爵說。這話我當時實在不懂。想不出個道理。及至偷眼一望。卻見男爵兩面袖口上的鈕釦都不見了。就猜到莫是被穆先生史姑娘。抓取下來。麼。我若將這話說出。男爵必然氣惱起來。更又將我害死也未可知。卻如何是好呢。我正在細細揣想。誰知男爵已現出疑心。我模樣像似悟到。我在池邊竊聽的情形。隨問我打從那裏來。我故作誠實答道。起初在二門那邊等候著。男爵只不出來。實在等待不得。這纔踱到這裏來。我雖則恁地說。可奈男爵依舊疑著。我威嚇。我道。你聽我話。便罷。若是不聽。我就當你。知道那件事。不能饒放你。原來男爵將他二人推落池中。卻叫我不許聲張。裝做不知模樣。但我若不依他。他必然怨恨於

我恁地。一想只得答應。他照依而行。男爵就從衣袋裏取出一把小鑰匙來。說這是侯爵所用箱子上的鑰匙。你將去開了箱子。第二層抽屜內中有一個盛鈕釦的盒子。把這「E」字鈕釦裝入鑰匙。卻放在第三層抽屜裏。我沒奈何答應著。說是就去照行。男爵又喚住我。說我把真情告訴於你。這個鈕釦原是古池家的東西。共有兩副。一副花娜小姐帶著。一副侯爵自己拿著。侯爵的一副將來要給與承繼古池家的人。今天我在侯爵箱子抽屜裏私自拿了出來。爲因要將這鈕釦給穆洛根看。告訴他這個緣由。使他知道。我已承了古池家的後嗣。勸他斷了花娜小姐的念。死心塌地去做史憶茶的丈夫。這樣我就是不勸他。他既知道這個緣由。自然想到。任是怎樣愛戀花娜小姐。總是無益。如此。小姐就做了我的妻子。沒有二心了。誰知我拿出鈕釦之後。不知怎地。忽然遺失不見。再也找不著。若是侯爵知道。顯露出來。很有些爲難。因此要拿那花娜小姐的鈕釦。當做我拿的。裝入侯爵箱子裏。這樣。不論是誰。總道小姐的鈕釦遺失了。斷不知道是我做的事。這一件事要用著你。你須得好好

去辦。唉。我這纔知道福男爵的心計。若是他兩人屍身露見出來。好將這罪名一概推在小姐身上。我又想屍身或竟不露出來。這件事就沒人知道。也就罷了。我雖則知道男爵的陰謀。但恐福男爵不能放心於我。何妨暫且將鈕釦掉換。只須在一禮拜之內。將這件事告訴侯爵。小姐自然不致受冤。就是侯爵疑心。小姐也不過兩三天的事情。不久自見分曉。恁地想來。只得依著他。暗地偷入小姐的臥房。趁著四下沒人。先到臥房外面。伺察裏邊動靜。恰好小姐正發了病。躲臥在牀傍邊。侯爵扶抱著看視。又望見小姐穿的衣服掛在牀榻側邊。正想著怎地拿取。只見侯爵發焦灼道。怎麼醫生還不見來。一面說著。一面立起來出廊下走了去。我得了這個機會。大著膽子。就驀地躡了進去。想我做到這件事。樂得就得許多銀錢。一時財迷了心。竟把那鈕釦剝取下來。正到得手裏像似侯爵已從廊下回進來模樣。我就飛也似的穿出窗戶。外國房屋窗戶是很低的打天井裏繞到上房。偷進上房門。登上二層樓。又在侯爵臥房外竊聽裏面。沒有一個人。連忙取出那個鑰匙。照依福男爵說的話。開了箱子。

第二層抽屜把鈕釦放了進去。又將鑰匙安在第三層抽屜之內。果然神不知鬼不覺。安安穩穩逃出了大門。門外邊福男爵還自等待著。我就將情形說知。並索取銀錢。說斷不將這事告訴別人。知道的話。又催問下處的事。因此依舊躲著。不敢出面。這些話一些也不致錯。因此穆先生手裏握的鈕釦。和史姑娘手裏握的鈕釦。都不是花娜小姐的東西。全然從福男爵手上剝取下來的小姐的鈕釦。原安在侯爵箱子裏面。阿房說到這裏。又將穆郎怎樣找他。他怎樣和穆郎遇見。以及先前怎樣來到公堂。叫喚的事。一層一層細細說來。和穆郎的供詞。竟是絲毫沒有兩樣的。分別誰知理問官還有疑心。道是阿房得了穆郎賄賂串捏出來。所以這樣供說的。雖經律師又起來辯駁。幾回誰知到底要斷我有罪。只見都官又向阿房問道。你方纔的供詞說得很好。本官已明白了。但只是口說以外。並無真憑實據。本院道你是意欲救脫被告。所以捏造出這些話來。是嗎。爲什麼沒有一些確實證據呢。想你也無從割辯。阿房被都官的話問住了。陡然目定口呆。做聲不得。想了好一會。不知忽然想

出什麼事來。疾聲答道：「啊，啣有了。我私下進了侯爵臥房，慌慌張張開那箱子抽屜之時，不防將箱子上面擺的物件推倒了。確記得是一尊磁器造的古佛，恰恰倒在桌上一個金首飾盒上面。雖則連忙扶起，依舊安在原處。誰知古佛的鼻子已碰缺了一塊。那個飾盒也有一處凹了進去。如今只請堂上將那兩件東西取到一看，就明白了。看官，我的父親本是早已進了公堂，坐在我的右邊和我離開三丈多遠。起先總不做聲，直到聽阿房說了這話，自己忘了自己，忍耐不住，陡然立起來伸訴道：「哦，哦，那就當真不錯了。長官啊，這事我就是見證人。卻還記得八月初三那一天早晨，我曾在我小女身旁扶抱著，看視病候。及至回到我臥房，只見佛像缺了鼻尖飾盒凹了一塊。料想是僕人不小心鬧出的亂子。當下就喚過僕人，呵責一番。不料他滿口說是不知。那個僕人已使用了三十年，素來誠實，從不說一句假話。斷無隱瞞之理。但究竟是誰？又是什麼緣故？至今還是懷疑不明。其故適纔阿房說來，這纔明白。那是一些兒不錯了。父親訴畢，理問官又止住，父親請都官傳喚那僕人上堂。」



官答應。隨喚差人出傳。不一刻。帶到僕人走了進來。由都官詰問。確然是有碰壞佛像飾盒的事。供認之後。這纔信阿房的話是真。看官啊。推落穆郎。推落史憶茶。乃是福雷曼男爵。男爵一生所做的惡事。不知有多少。我一時也不能件件數說。只聽當時在池邊謀害我與穆郎的情形。大概可以知道。誰知卻在薩里斯客店裏被火燒死。想老天憤怒於他哀憐於我。特地借著我的病。叫他焚燒而亡。身當其罪了。這且不提。當下從阿房和那僕人對質明白以後。都官和理問官。未免也還有詰問之處。隨由敖律師越發振刷精神。層層辯駁。末了。又將福雷曼男爵火燒亡身。自作自受。並非我花娜的罪。滔滔滾滾。辯了一回。都官等這纔沒了別話。就將這案判斷註銷。下來十二位陪審官。個個都齊聲拍手。喝采五千多聽。審人沒一個不點首。咋舌高聲呼誦天神。那一晚直到九點鐘。纔行將我釋放散堂。一面由父親命那僕人領取衣服等件回家。我和父親敖律師三個人。手牽著手。剛剛出得都察院門前。早又有無數貴家紳士華族夫人。上前來誠誠懇懇的迎接。一面向我殷勤安慰。一面具道。

他們歡心個個爲我歡呼相慶那時只見滿街道上塞斷了行人耳朵裏和波濤般轟轟洶湧看官啊。要知我的罪是古今世間最稀奇的罪只因要隱瞞和穆郎愛戀的事以致遭此潑天无妄之災我惟勸世上人切莫貪戀私密的愛情再蹈我前車覆轍因此把這案原原本本寫了出來一面與世上兄弟姊妹們觀看一面表表我自己的懺罪的心自從我釋放回家父親益發愛憐我又益發欽重穆郎竟允許從了我兩人心願將我許配穆郎結爲夫婦現今已生下兩男一女倒也樂叙天倫回想離那受冤審案時候已過了七年前後我和穆郎真是歷盡千難萬苦受盡折磨纔有今日哩。

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四月首版  
光緒三十二年歲次丙午十二月再版

(懺情記)

實價國幣 一元二角

原譯者 日本黑巖淚香

重譯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福建路第二號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分館  
京師 奉天 天津 開封 漢口  
重慶 成都 廣州 福州 長沙



# 本館出版說部叢書

## 第一集 第一編至第十編

- 佳人奇遇 每本洋七角
- 經國美談前後編 每本洋五角
- 夢遊二十一世紀 每本洋二角
- 補譯華生包探案 每本洋二角
- 小仙源 每本洋一角五分
- 案中案 每本洋二角
- 環遊月球 每本洋三角
- 英國詩人吟邊燕語 每本洋三角五分
- 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 每本洋三角
- 黃金血 每本洋三角
- 金銀島 每本洋二角
- 回頭看 每本洋三角
- 足本迦茵小傳二册 每部洋一元
- 降妖記 每本洋二角五分
- 珊瑚美人 每本洋三角
- 賣國奴 每本洋四角
- 埃及金塔剖尸記三册 每部洋一元
- 懺情記二册 每部洋五角
- 奪嫡奇冤 每本洋五角
-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二册每部洋九角

## 第三集 第一編至第十編

- 雙指印 每本洋二角五分
- 鬼山狼俠傳二册 每部洋一元
- 曇花夢 每本洋二角
- 指環黨 每本洋三角
- 巴黎繁華記二册 每部洋一元
- 斐洲煙水愁城錄二册 每部洋八角
-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二册每部洋一元
- 桑伯勒包探案 每本洋二角
- 一束綠 每本洋二角五分
- 車中毒針 每本洋二角五分
- 寒桃記二册 每部洋七角
- 玉雪留痕 每本洋四角五分
- 魯濱孫飄流記二册 每部洋七角
- 洪罕女郎傳二册 每部洋七角
- 白巾人二册 每部洋四角五分
- 澳洲歷險記 每本洋一角五分
- 秘密電光艇 每本洋三角五分
- 蠻荒誌異 每本洋六角
- 阱中花二册 每部洋五角
- 寒牡丹二册 每部洋四角五分

## 第五集 第一編至第十編

- 香囊記 每本洋二角
- 三字獄 每本洋二角
- 魯濱孫飄流續記二册 每部洋五角五分
- 紅柳娃 每本洋二角
- 紅礁畫樂錄二册 每部洋八角
- 海外軒渠錄 每本洋三角五分
- 簾外人 每本洋三角五分
- 煉才爐 每本洋二角
- 七星寶石 每本洋二角
- 血蓑衣 每本洋二角五分
- 舊金山 每本洋二角五分
- 俠黑奴 每本洋一角
- 美人煙草 每本洋一角
- 天方夜譚四册 每部洋一元五角
- 鐵錘手 每本洋二角
- 霧中人 每本洋二角
- 蠻陬奮跡記 每本洋二角
- 樓閣仙影 每本洋二角

## 第六集 第一編至第八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0316B



~~1652381~~